東維子文集

三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123
3

文庫11
D 123
3
010190552956
4812218

柳田泉文庫

東維子文集卷之十二

會稽鐵厓楊維禎廉夫著

記

新建都水庸田使司記

天地位而水爲之脉絡運而天地之功成古者水病民神禹民治之功與天地等代之職水者雖小大不侔其待一日廢職此周之匠人稻人漢之水衡水司空之官所由著而今之都水使者之司所由立也大德初司置平江曰行都水監奏定年改庸田還松江以置不常人視爲寃舍故棟其署寄署于它所至正元年重置司平江秩隆三品轄江東浙東西道官與風紀重臣交調御兼行工部事掾屬

亦皆稅司樂吏遴選郡縣守令咸受節制司之權崇勢重
視昔有加八年都水使者左答納失里公來謂今　聖天
子切切焉以東南租稅之出重在三吳而三吳水國也故
署都水司平江而官吏寄署地所事體弗稱先是請於朝
得給官錢四萬緡仍得撥地羣治西財賦府故基若干畝
於是鳩工庀材經始於是年十月八日不三月告完中堂
弘敞挾室靜邃幕司曹舍鱗次翼張旁爲繚垣前爲崇闔
氣勢炎凡規模備具吳父老咸扶藜仰瞻嘖嘖稱贊以爲
不自意垂白復見是司之新也既而郡工竣事長貳率僚
屬位正新守相與舉酒落成幕元僚沙君來請予維楨願
有以記維楨考中吳水患自宋季兵部尉殿省郟亶文子

經營規畫亦詳矣其溧陽五堰江陰十四瀆宜興大吳等
瀆松江曰塘曰浦者凡一百三十有二志籍尚可稽也然
未若我　朝知力足以興除其利害而德足以消其震盪
漂忽之變也大德間三江湮塞平章徹里氏濾

財賦之原而後之為國者不能去矣宋置榷務立交引法貼射法又或弛禁以均賦茶户然有法無人則官與民反病矣我 朝立轉運司于江西兩江浙置提舉司三官與民無交病之弊則司以法存法以人舉耳常湖之司併平江而為一蓋又御饍之所在體隆事大與他日異故號都司用四品印章增設監長一員幕官陞提控按牘曁貴時署所痺陋至七年副提舉嘉禾張公霆發來始拓其地增搆聽事後樓若干楹都提舉東平趙公深又買民地闢門道達儀門二至正九年達魯花赤晉理翰篤禮公又重修

東樓即宋清風樓也樓乃其額之舊棟宇翬飛瞻仰改觀
司之署始雄而麗興事達魯花赤體獨三大役之費成者
提控按牘呂君天祐也昔公嘗宴于清風樓上遂以記始
末請夫奉辟王食臣子事上之敬推恩施食臣子及下之
仁事上敢不慎厥職及下必承流于上方今 聖天子視
民如傷神竆煦若未嘗忘于一飲一食之頃其肯屬民以
自養乎居是職者有一豪之厲于一則累大德于上其得
為奉法良吏乎予聞良長貳之為政寮于下蒙協于僚議
得肅子胥徒之役凡屬之吏効職而復期江之高山之丁
皆願出除而服勤于其土宿垢剗刮大課流通蓋事上之
敬盡而及下之仁亦至矣宜并書為來勸善 公字景淵那

海憲監之嗣也趙公字伯淵屢歷臺憲張公字彥榮亦由
宣徽推擇而至云

杭州路重建北門迎恩館記

杭為宋行在所宋既內附以其地置行中書省行宣政院
財賦都府肅政府轉運儒學醫金帛維造諸司鱗比棋布
歲時朝廷遣使者須詔旨宣錫命金幣斧鉞裘貂士尊與
夫名山大川古宮刹祠廟御香寶器不絕于道使至之日
有憲而下百司庶府之官無不奔走戒金革儀仗聲妓部
曲導前擁後以為郊迎之禮益遍以迎官寺則尖諸慢曠
以迎工舍一驛之外則過于勞故酌其地于郭闉之外以
為迎送之次此北門之館所由立也館剏于至元元年承

恩之館書于石丞圖魯公至正十二年秋七月紅巾寇杭
燬館寇退越三月而監郡觀閭氏偕捐己俸命仁和縣屬
吏首起其廢為屋此若干楹堂室廳軒洎垣墉門守吏衣
之亭治饌之廚凡坐臥飲器用之什無不完整且吏書其
顛為迎恩尊皇華之出也興工於是年十一月某日告成
公遣仁和丞某來請記余謂周官之法凶禮無力政力政土功也
杭城不幸罹朱鬚氏兵燹之餘而力政是舉非所謂時屆
而舉贏者乎抑論之力政有緩急緩不得舉急不得廢迎
恩之館為皇華使者之褰送奉王制而尊天使臣子之敬
也朝覲貢賦送往而迎來又臣子之忠也孰忠與敬臣道
在茲而可以一日廢乎宜不得與時屆舉贏者律之也其

費緡錢若干不書其廢興始末以為記然公之為政知所
先後其與樂子城郭殘破之餘者蓋不止是出風教者先
聖大成之宮砥礪死節者忠臣血食之廟及倉庫關梁之
要害國已陸續而舉矣又當附春秋義筆削焉以為民力
重云至正十三年正月日記

浙西憲府經歷司題名記

浙西肅政司經歷也儲帖木公語予于帥正堂曰凡官寺
著所必有題名非徒志歲月著爵里編具名位于此將有
辨名實乎彼者可不畏哉吾慕府舊有石登載殆已編令
而承其後請予記以文予讀鄉子忠丞壁記曰由號觀實
使後之居于斯者有以敬于事公之言蓋知所敬者已予

嘗論朝廷選官莫難于法則之司而尤莫難于賓佐之寀也賓佐者得人其時義也大立節也貞執法也確議事也詳允一司之法則其有一私而撓者乎故憲幕府得一良經歷一道之政無不理三尺之法无不信職于茲者可不敬哉然則題名之誤也豈為金石美觀而已哉後之覽者當有知公之敬者敬其事如柳子之所言者也公字文卿河西人起身臺譯史性忠朗峻直有文武才畧以從大夫某公平寇有功升是選云至正癸巳九月丙寅記

海漕府經歷司記

至正八年十二月甲子重建海漕府成初府理所就矣人漕萬戶朱張氏之故居也歷六十餘年弊不可支矣今始撤而新焉且樓其北而大之經歷司署所在樓內而常熟江陰千戶所前三年而刑者在府東偏遂轉為經歷司仍治署所于城之東北隅常熟江陰土木功竟府長貳將具幕賓寮各正位卜亭相與舉酒落其成而經歷孫公來謁予曰始憂府署役大弗即成今幸官不知擾民不知勞訖有成功以及於幕署也中偏表裏同一華煥願子有以記之予謂春秋一門一闕之作必書謹王制重民力也今海漕之署制得為民力有遺焉幕署之蕪陋併得轉其便而為之可不書乎議者有疑漕幕署無風紀所關刑名所寄軍旅賦繇嬉脩之屬金出納者一歲兩漕耳簿書期會一利刀筆掌之有餘也何足稽清選之才六品之秩哉曰非

也魚龍之國去天子里遠武夫帆檣與文肌被髮之族鄰險易之相伏也利害之相乘也一幾弗登一微弗防漕政之成敗國家之治忽係焉句稽情僞之辨不辨期會征役之當不當不論也居幕司而贊畫諾者其可無其人乎此吏部選其幕賓條不減選於其府長貳也幕之長於經歷次曰知事照磨不夾輔幕元僚者也三人者各職其所當為以相其府長貳之所不逮其得以一日自是優閑之署而不知有累賢勞者乎且異時公卿牧守之選由茲而起則知居是司者其人皆沛然有以周天下之用也尚矣併書為記使繼孫公而來者不徒思其署舍之勞而已也孫公名震字仲遠金陵人起青宮書史憲役師閫主行垣屬

掾多獻可替否今輔漕曰屢續勤敏府署之成贊謀之力尤多獻知事鄧繪字元素金臺人照磨衛權字衡甫洛陽人嘗賓叶恭蓋有雅譽云

海鹽州重修學宮記

至正六年夏六月松陽葉侯懋守令重選為海鹽州下車之三日率僚吏及校官弟子員詣學行釋奠禮顧瞻學宮循記圮壞感焉曰司千里之政化者長吏也為政化之所出者學校也今圮壞迺爾何以長吏政本哉於是與校官吏議興所當葺理者捐俸金為之先發學廪見儲復征其宿逋計得中統鈔若干緡遂鳩工庀材計日竣事侯躬冒祁暑視其役不少憚夫成殿堂淺偏一遇祭奠則樂無所

署更耶樂軒燕居閣肖聖象其上勢壓且不支於役最艱
費最大名修而實則作也東西廡為從祀先賢之舍象設
采色剝蝕者復章四齋室宿弟子員涼燠失宜者令且明
敞滌潔以至庖湢庫庾并匽無不完飭經始於是年之七
月四閱月而訖工明年春州之士李桂水兒剛等以其事
來請予維積頗有以述歲月併諸著侯績余聞海外國之
邦率益民去文飢卉服之畏不遠不易以禮善化也久矣
侯不鄙薄其民不肆以枉役惠文而以禮義之其用心仁
矣皇元之興將百年子孫長治外夷嚮化者大抵學校
維持之力耳予悼近之長成者方以操切為術急切功赴
利為能視學官為儒者迂務正化之所自出茫乎弗講故

嘗論守令不識政體壹以操切為術功利為能者雖立學
官與秦史燔書籍滅學校者同科耳嗚呼若而人者不負
學校 明制守令重選哉侯不鄙海邦首務立綱陳紀為
治法而不敢一日廢庠序之教可謂識治道循吏可以副
學校明制守令重選以非海邦之民之大幸哉仰侯之為
政以崇學為先而承上以直臨下以簡化通民和而爭訟
日應刑罰日省傳曰教者民之寒暑也不可不時事者民
之風雨也不可不節若侯之政又可謂節事而時其教者
也是宜書侯名彥中字大中嘗以才敏有風操為江南行
御史臺架閣管勾所至皆有休績可紀助成者同僚達魯
花赤也先不花同知劉搭失徐歲判官牛世安栗典祖教

授黄棟也程工洽使者州吏沈嗣昌徐士敎學吏徐志仁
學直郭子傑也
長興州重修學宮記
余客游吳興涉長城界見新田辟統誦聲相聞入其境夜
漁不取鮮筌葦間無穢賊入郭挙畫氏之職謹孔聖之廟
作而新焉問為政則州長曾恖遠侯之化閱六年而成矣
未幾州庶老介吾學徒劉巽來謁學記曰長興吳夫槩王
之城池也昔為縣令陞州學本邑人宋少傅劉公涉所建
金虜燹餘自縣東徙今太平橋東縣令趙汝謐建義門杏
壇蘇桂堂張公明增建藏書閣而斋之且規始具我朝
至治間州長徹都魯丁重修禮殿而堂閣門于廢而不立
有矣至正五年長曾恖達侯至溯望必際學宮教佟凡
藝風紀者與淳師老德譜行之州之士以文學備采擇
屋者往往興焉然學之營繕事重民力未果十年夏六月
侯始勸諸好義捐俸金為之倡知州韓公惟德因而和之
者州史俞文淵儒之趨事者劉坦吳鼎趙良珪也殿
增隆 翼屋二中堂從廡及兩廈四齋櫺星大成
之門庵 然新堂陰復創亭曰光霽閣三月
告成廢興始未當有未得能名文者而葦過吾子焉願
有以書之余歎三代之衰庠序之教皆苟道也久矣漢為
近古其教無聞蜀得文翁立學始變鄒魯之俗東都興北
州之學者僅稱常山皆恭耳況其下 乎三代而下學

校之興廢固基乎循吏之得失也我　朝州縣所在有學
雖教有官作教之効則守令令非人而欲學校之教行
亡矣學校之教居而望風俗之變難矣朝廷以教化責
令令以教為治寬假歳年其効始著焉乎吾是以知循
吏之効之急于得人也吾於庠序之化天必久于其道而
後成也文　而下不又有繼乎朝家設學之意不為勿負
乎民之望于大夫士者不在是乎是可書已侯字得之世
家北庭平章保公之適子也嘗遊成均而躋鄉薦所至
風采政事皆可稱道者云

長洲縣重修學宮記

有元　天下自京師達郡縣咸建學宮急教以為王化基
也今天子文致太平尤以教養人材為大務往々以行藝
興而學官益重以長洲由呉縣析也始以驛舍為孔子廟
大德六年縣從移驛材構治所而學始廢矣至元再元之
年縣長元童以禮勸郡人陸得原新之閲未二十年而殿
堂齋廡傾支風雨漂膚破蓋往來成蹊而況殿堦赤墁泮
池未從祀未有像龕校官未有次舍講室未有丈序弟
子員未有凡遇師生交病非所以嚴學校之規也至正八
年某月某日教諭王季倫始至廟瞻嘆曰此非創始之罪
校宮因陋之罪也且属其歳坦皆乾没於奸究之徒非一
日積矣廼白于監縣奄都剌使可陳于郡守蕭公黜其奸
之尤者而租入稍還其舊由是制其出入敗廪補之嬴起

廢補鋏而長洲之學始於他邑校同稱完美而克以財力相其成者則陸氏婿徐君某為首而郡人黃公某次之至正九年某月日起作明年四月某日告成而季倫年勞亦書滿矣廟舟道淞上尋余三泖澤中請書其事予聞孟子論教必先於足食食〻不足教無所於施長洲地下而水悍歲試五十萬碩民避其役米耆如猛虎而暇治禮義哉司殷於其縣者懇乎其難矣而況學之人又從而道焉學政不舉固也予曩在姑胥熟知季倫氏有文有學又有治事才天不廢斯文於長洲而季倫氏以吏館修寔勞來為其縣師予親見其施設有方田之據於浮屠者復之歎於佃者覆其敝而政之然後訟其不學無行濫於籍者三十餘

人而禮其知名之士以率上下焉宜其養蒞而教有成功也庵刺侯崇師重道蓋不下元童氏而蕭公於士實有擇敬而季倫獲其敬且信為獨至一時巨家豪右又樂勸相之於是亦可以知季倫氏之為師儒者矣邑之士來游來歌者尚率聖人之教以副師儒如之望并無忘其前功又將算子從者無窮也季倫字季倫番陽人故宋職方郎仁允之子孫云至正十年五月十六日記

紹興新城記

至正十二年秋九月越人築新城明年春三月告成郡高年余文昌等謁余錢唐次舍以記請且道其事始末曰城本宋南渡蘄〻王韓世忠之所築闕而廣之周垣凡四十

五賍入我鈔七八十年剮生地廢淮夷梗化擬禍于大江
之南狼籍洲郡如無人之境守封疆者始思城郭之所恃
而我紹興距錢唐即百里近錢既陥越人皇〻焉挈幼扶
老走山浮海以遁不知長林大藪賊之烏合烏鈔者尤
甚則又棄播來歸戶以數計者萬又五千時則浙東肅政
府分鎮于越而僉事寫滿咕穆公勞徠吾民者實有以為
之倚也既而集父老喩之曰城池大役也豈易勞吾民然
勞子始而利厥終錢唐大方面賊直抵行垣者以城池之
廢也始蘇界常湖賊越門而去者以城池新固也汝民所
自開辛相與懲前且思經久之固民始難之公又為條告
其實力先輸俸金率郡縣吏及郡之民饒於財者不足則

以田為之賦糧二十石工出若干緡錢築若干丈尺四十
石上數倍之三名五石助皆辨咨有差無田者傭工而就
食民乃悅來如子聽父事董功命司不期月落其成城為
趾厚凡四尋為身盡尋有四尺面凡六尺外鍵錮石而又
甓辟四尺為埤堄成有木雉衛有枝聯翩石渠荅之具無
不警備城為趾門凡五水門者六四門又各為甕城唯趾
為重門以代甕城門皆梁石為洞上各置望樓又倚北之
蕺山為代虎之亭城既新門亦稍更舊名東五瑞水曰朝
京東南稽山今會稽水曰東門西常西喜今曰常禧水曰
澄清西北西郭今曰承恩水曰拱辰北曰昌安今曰泰安
水曰永定南水曰植利今曰興利役大事重非名文家無

以書吾子郡人也幸有以勵比其事于石不唯識廢興歲
月且俾越之人萬子孫知有金湯不拔之固與民社相永
永也余惟春秋城內與外者凡二十有九聖人一一書之
謹王利重力也而城虎牢之書責鄭有而不守覆棄為寇
資則知城築興於要害者固亦春秋之所許也而況於越
襟夫海附長江中禹氏之巡印句踐氏之伯基有固者之
雄藩也其得與荒城野郭夷而睇之乎㕸一方之役小四
海之繫大一時之勞暨萬世之利求也雖然城之掌固也
者不易成之守固者尤人易守非直三巡三鼓晝之戒也
忠義為之維道德為之繼道德為之基衆心為之邁守固
之工也職於是者尚思有以勵己德結人心擄臥薪之忠

憤以無忘昔人執伐之義以雪吾　大國之恥其可也不
然守政不修舟人皆敵國也雖有金湯吾為此懼是為訂
公系出國族通文史嘗為南臺監察析獄辯訟扶樹名理
嚴嚴有丰采云

重修西湖書院記

厲人臣之風化者曰忠曰清其推風化於綱常之地者又
實繫乎六經之遺聖賢以之而立教時王以之而致治嘻
斯亦尚矣杭之西湖書院故宋鄂王之第也宋季更國子
監入我朝建書院祠三賢三賢者處士林公逋郡守白公
居易蘇公軾也岳以精忠死國其大節無異議者處士以
潔身獨善合乎道之清蘇白皆忠忠鯁有遺愛實裨於風

化而無忝於六經之道以祠之不可廢者至正十有六年春浙省丞相金紫達公浙西監憲丑公各捐俸金新之比明年大閲募兵益衆聚廬益隘軍擾於寺觀演於庠序院之新者隨毀平章光禄張公諗其故長院者白之明日令下驅部伍徙營冀院之缺者補之弊者易之弱不支者壯之賢三諸像彰施粉繪六經版籍重加修補句聖黒黝煥焉睟焉視舊觀為有加於乎庠序風化之所出况是院也狐臣之精忠三賢之清節關於風化者又細故公惕　神會而於我馬之隙振斯文於既往起清風於後來使岳林蘇白四君子之澤與六經之道同於不朽其功於名教豈曰淺哉功既考山長應子尚禄功名公命徵余文於雲淞之上勒石以紀歲月且使後之人知光禄公之休武而脩文者類此故予不辭為之書至正二十年四月八日記

華亭胥浦義冢記

葬不得埋曰棄不得其屍曰捐衣以周身棺以周衣槨以周棺土以周槨禮也自夷鬼陀林之教行始有畔中國之禮而忍棄其親者人心之陷溺也久矣吁可憫哉淞之民類不以禮葬其親者人謂無丘陵之地則有何之水火亦勢使之然也仲尼觀延陵季子葬其子其坎深不至於泉淞之葬也獨無坯土可窆乎此華亭夏居尚忠義冢之所以作也得不食之地于胥涇之東周垣一里所為之封域名義冢使藏無地者歸焉什伍曹其子孫氏各樹識表而

有異可展享之托又規也地一隅為精舍俾浮屠者主之
以掌其籍爲其有簣不克葬者又出資力以助之於乎君
之用心亦仁矣文王更葬朽骨而天下思之宋世良賀蘭
祥輩收瘞暴骸而境旱得雨夏君之仁其不有感於天人
乎吾聞君之先人清潤處士嘗憫人積喪不足土者捐金
粟至千斛繇邪計義冢之舉其又不為善繼先志者乎余
固樂書其事而況居重有請也於是乎書君郡之義門教
武公孫字文承直郎鎮江路府判官棄而歸隱益讀書習
禮文事又刱立夏黃書院以祔享其外祖橘隱公其好古
崇禮類此

睦州李侯祠堂記

侯諱士龍字士龍姓李氏世客汴之亳州祖某縣世将轉
郡守侯生而有膂力身不滿七尺精厲紫悍其膊腕彊破
硬上可用甲指掐行蝨自幼意角觝戲長投石投距絕等
倫後誦孫武子書忌萬人敵淛帥帥某聞其人聘致帳前
試其弧矢伎走馬遠垛二百步馬上反臂連五發連五中
衆大操以為特奇試犀鉶光指牛領限尺寸位數一擊頭
斷不差分釐又工老君指法雙股連環百斤鋭刀上下舞
如本月鋒氣簿人毛髮豎立歙寇金鈴氏恃驍武無敵侯
禽之復縱以利械又禽之以功自千夫長陞徽州判官
同知睦州兼民兵摠制在職撫農閱兵民仰之如父倚之
如堅城時淛帥升樞閫于睦養士至數萬梟將凡十有

八部獨稱侯為巨擘由兵過城樞命侯出關迎逆西兵毫
草無動金倉氏入寇相詳樞集諸將議侯建上中下策樞
不用上用其下衆清將皆擁主避侯獨乘奔雷馬挾步卒
數十人乘雨夜突戰敵不備被傷甚衆又乘鋭取其敵將
首縣馬項底出萬人中萬人皆辟易莫與抗遇奔金沙泉
取所佩藥視從者云吾報主盡矣勿令敵斫吾顱遂飲藥
倚馬而視逝時至正丁酉十月四日也年二十有五聞若
干日示夢睦老人曰吾死已作神矣尚能扞蔽羯惡以利
吾睦人明年春睦人為立祠錦沙墓所請余文為志昔魯
御縣賁父死賁職魯君誄而表之侯死職甚職烈未上聞
司文事者盡有志故吾為志諸祠且係之誄曰於李侯生

力士兮於李侯死厲鬼兮辟吾惡兮離吾祉兮誄吾以文
立忠軌兮離去聲

二陸祠堂記

唐人詩稱陸敬興為華亭人君子論三代以下王佐人物
仲舒孔明後即及敬與足以重地靈於是邑矣
兵來之建白余謁淞學舍釋奠禮以祀者乃有二雋焉問
之庶老則曰陸士衡士龍也二陸自昭侯遜來世為華亭
谷谷之傍有山曰崑陸氏之先葬焉機雲之生時人以玉
出崑岡比之因名山山之北又有機雲兩山亦以兄弟得
名邑士曹君繼善於山之陰構屋若干楹祠二陸像其中
名二陸祠堂且曰崑之陰其故宅其懷鄉詩有婉孌崑山

陰㨿如鍾少有異才文章冠吳雲六歲能屬文與機齊名中州之人號曰㠯雋未鄭成都王皆遇害嗚呼文章至東京之秀敝矣建安諸子傑然角立而士衡兄弟乃得以名文蓋世中州之人見之如景星慶雲誠可謂一時之雋矣猶惜其急於功名至末逺㠯殲豈非文章擅名者得名者夫間氣之所鍾而去就邪是者皆未知聖賢之學歟至今士之入吳者咸仰二高之遺風而未嘗不悼華亭夜鶴不清淚之悲也堂以祠之蓋邑人不忘其鄉故而祭之以社之義以為人物之准君子之論缺如也然崑秀傑之氣代未嘗絶華亭秀傑之士亦代未嘗无即余之論以其未得夫間氣之鍾者蓋自勉以其未得夫聖賢之學者蓋自儆

豈非曹氏建堂之意乎名世者作果符吾言吾於士人夫敬與之祀之嘆殆亦免矣夫

魚浦新橋記

至正十三年秋八月蕭山縣魚浦新橋成浦耆老許吳來諸予錢唐曰浦之西北距浙江東南明越抵台婺商旅提攜樵蘇負荷者比乎道扃晨出莫返希渡挐舟不無蹴蹴蹈覆溺之患縣主簿趙君某領邮檄來鎮于茲兵事既飭大㭊民望爰集耆老而告曰是浦爲民涉之病盍易舟而梁乎浦民咸響應無忤詞橋不三月而底于成長凡五百尺洞十有五洞楹十有六隄其兩旁栈板欄翼亘其長吁昔無而今有擬嘗功之難也橋出没于潮汐之險又雜

先是紅蓮臨杭君方涖政浦之西南依山徽羣惡少乘隙
虐民々相挺解散盡君按捕之一境賴以安今橋成天免
民於險阻即向者弭盜安民之心復推其効於是橋也愿
子誌以文且為趙君頌余曰出事於昔人之所難而得於
今日之所易非誦之不可以橋於昔也惠而知為政者勸
也若趙君之不可難於是橋謂惠而知為政者非歟鄭子
産春秋惠人也至捐一車則人皆以為笑彼溱洧之可涉
民猶病之況是浦之難異啻十倍長吏以民者可以不知
為政乎西門豹鑿十二渠々各有橋至漢長吏以橋絶馳
道相比不便欲合三渠為一橋鄴父老雖弗從以為西門
君法式不可更長吏終聽之恵政之及人者至今照耀吏

冊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利物於人必有所濟趙君
之存心得之矣浦民歌誦當不減鄴與人之頌君之法式
當與鄴父老同一確守非百世之利也哉浦父老復以橋
名謂於是顏其橋為惠政吁君之惠政不惟是也君名誠
字君實世家于滿云銘曰

江水渴々界浦之疆涉浦作渡民病于杭趙君為政惠
而有方誰謂浦廣不可以梁惟彼梁也西門之光也德
之長也民之不能忘也

維子文集卷之十二

東維子文集卷之十三

會稽鐵厓楊維楨著

記

平江路常熟州知州王公善政記

聖天子居臨天下垂二十載周知物情以守令去民為最近而不可以非之重也乃下 明詔嚴守令之選以作興治道職是者宜其讙忻鼓舞淬濯奮揚以副 上德意夫何廉恥日衰奸偽日滋不幸一日有變民環視而起不受條令至殺長吏以應寇而莫之能禁 朝廷又大發兵而卒有不勝窮者遂至兵重不彌解曠歲月而民愈以病告弱者填溝壑壯者從而汙染綿亘數千里地田萊為蕪

邑里為墟雖有高才明之智士縮手鈐舌無救槩之術跡其所從來皆守令不振職之過也吁民墳之積也久矣存子百於一二而特異於庸衆人職銓曹者無以旌別而司文墨者又無以表彰之嘻何以為世道勸耶知常熟州豫章王公其在任五載政平訟理民大和悅既而請老以歸則民懷其德為其立石誌云

吏部侍郎貢公平糶記

至正十三年春三月中書吏部侍郎貢公奉　詔使江浙民臨賊者由宥之刑殘之家免以土賦　朝廷又慮饑餉不繼賑貸不給發內帑錢三十餘萬定俾公于稔地興民和糴公抵吳興諭民有儲粟者聽自陳糶凡六萬有奇于時直蓋其十之二先付直後納所直粟且下令曰　朝廷以和為糴官不得齊刑吏不得抱案差若等以三吾與若一以和為義官府始笑之曰民病久矣悍卒扣門叫囂猶不即奉命合若此事其可集耶令曰民為爾給儲多矣今誠待之彼亦以誠應我既而民果聽令相與議曰逢時物踊官而直不給雖給且要索而歸今公先與直豪髮不以千有司吾何辜也復與平斗斛便輸粟者目槩司度不得高下其手縣吏與豪民有假是以漁獵者公微得之皆置諸法父老以手加額曰公之為政吾前未之聞也廼相與謂其求書其事于石以為平糴后法余惟管仲有輕重之權李悝有地力之教而平糴之法出為大要衰多益寡

稱物乎施使民適足而已歷代祖之漢曰均輸曰常平唐始置和糴使宋有博糴便糴之科皆為美制而任之不得其人則亦無異強取也今公以內帑錢若干不經有司之散斂親與民市告以信令民之聽之若子聽父不三日而舳艫艘舶塞津溢米積于地渠不暇給未越月廩入于永寧恭定民不知擾而粟已盈數蓋得和糴之本法而足宣上德意也豈非朝廷任得其人之效歟不然彫城瘵郭富家豪室轉在艸野殺死且不贍何所取財而云和糴哉此其事為可書也已漢耿壽昌以平糴便益賜爵關內侯公入覲吾見公之得賜爵也雖然賜爵一己利耳吾聞公有箴中書凡一綱二十日皆相於議大政決大利害而天下資以為治者條陳于上實吏部獻內職也嘻此其利吾人者可一二計哉又南父老之至望也公名師泰字泰父宣城人起身胄監嘗為名御史云時江浙行省檢校李思義以省委事相糴事而郡監亦思哈不與有勞焉故併書之

樊公廟食記

至正十有二年秋寇自徽犯江浙政府參知政事樊公宿衛于省々吏皆次第引去獨公被甲上馬率宿衛兵不滿伯什急出省攻賊從者止之公曰吾封疆之守不守而去是以私利廢臣道行至省墻口遇宅遁將以兵狐走散掠其馬守迓公怒行引佩刀斫其人曰城不守何適遂躍馬

逆寇于天水橋巷戰以死公在江浙政府凡二年贊其首
相與去與不爲猗歟更中格力以進賢退不肖爲已任職
雖參賛與提衡伯夷稱仁以將軍葬者陽天下傷之不得全乜
故云將莫事見隸非子樊公稱仁以將軍葬天水東南人傷之吁
又豈知其自決於義而之自畏愛有甚於生死者乎義既決
雖碎首塗地无悔焉死不安於自決而出於有激出於無
㦀已皆死非義而義利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凡遭禍亂
有首竄義利以奸法筴者不死司寇幸而死疑似吁何可
以亡辨哉故伯夷死天下爲之義樊公死天下爲之忠與
義不可以聲音笑貌掩而得之必決於忠安於素有而天
下主尤之物不能易得也自昔死囑曰龍雍門死狗劍楚盡死

衡贛序漢温死嚼齒巡張死嘔血陳死郢州龍逢從潭州帯李類皆
若是吁若是始可與言封疆之臣社稷之鎮矣議者謂全
節未必成功也吁節無增損功有成敗無增損者內有成
敗者春秋錄死節亦計其內而外有不計焉岐功與節以
律天下之忠非春秋義亦公之死其僕曰田丁者亦殉生
死人比春秋蒯聵之僕查去公之死雨期月姚園寺觀僧
雪素杭之人爲公立祠於天水院肖公之像歲時祀之樹
名于門徵余文以書於是論次其死烈如此公名執政字
時中獨號其自號也世爲鄆人其世出仕履見別傳云

聽雪舟記

陵陽劉尚賢氏適逢今　天子龍興由儒直爲浙垣胡公

相府大賓僚自合甚退公之室曰聽雪舟介吾徒金信氏
致其詞云某於十年前察先生之風於富春山中願一接
見無由今幸罕旅事息鉦鼓之聽移於虛舟風雪矣幸先
生眉一言為記余異之曰軒以舟名舟以雪聽此江湖漂
泊之覓也夜深郭索聲瑟瑟雨冰竅痺不得熟寐非烟水
之窮旅則草謨之寒漁耳尚負身服鞬櫜者十餘年值
天子偃武尚文將陟清階侍鈞天所以聽九奏之樂矣其
於雪也奚暇為窮旅寒漁之聽哉抑有說聽雪以聲固不
若聽雪以理者之為聽之深也今夫雪出玄而向白似花
藏於密而散放六合似將道集而先霰焉似幾陰涸而合
晚而消似時運瑕蔽疾似量无論高下夷險一稱物而施
似至治若是者雪之具德廣矣尚賢於其具德反諸己而
有之則聲不在雪其取數於聽者不既多矣乎不則雪
舟之聽窮旅寒漁耳信以是說復命越千日尚賢馳書來
謝曰某不敏始識聽雪以聲不愈以聽雪以吾子之聽為
至也請錄諸軒為記

大樹軒記

為江滿侯仲榮氏有先人之宅一區在霸王廟東自其大
父某手植三槐今皆合抱為百年舊物侯益封培之扁其
軒為大事樹侯來華亭治賦過余次舍談及故家橋木曰
吾家節侯公軍次大樹軍中號大樹將軍吾固不知其樹
為何木々居何地今予家樹出於吾祖手植吾敬之亦呼

大樹敢微先生一言以為誌侯少時以戎行侍主上其說主以治殘理兇以成湯武之業與節侯意不殊其侍主晨夜草舍（上聲止也）蔵至飢疲與節侯之短粥麥飯亦不殊為人議退不伐亦似之節侯在關中得軍民譽乃名言者咸陽王之譜積帝贖度釋其所疑侯亦以律外役櫝香相執臬者劫主上簡知有素柱隨雪而生益大赤眉之平定安集弘農犀盜昏化為良鄧禹之不能者節侯能之上海之變脇以遷華〻亭名在死籍人不敢任者侯穴百口任之轉死而生者殆萬齒比又節侯之所不能為也取前胃之號以字今日之軒執云不可侯今去州縣勞陽中書慎府位益高施益大蒼益彰又烏知不㴑於不次便秉釣軸以贊聖主太平之治大樹之澤其必有振爾祖而大樹之號其不有先於節侯乎侯謝曰某也願力先生之言以赴先生之所期也書諸為記

知止堂記

世之高士嘗比官場為魚之逆鬚笱也笱一入雖有其龍之體欲翔鱗迴鬣以棹尾江湖之間烏乎難矣故淪得而沒者滔〻是也恬而避者自陶鴟夷張赤松疎大夫陶處士而下曾幾人赴老子之經有警人者曰知止不殆其言也可與悟者道而難與淪昏者告也雲間老人夏鎌齋氏為某監漕官年未致事也即勇退歸里名其燕處齋之堂曰知止是有味乎哉老氏之言哉老人去世已五十年矣

燹來堂曰燬去其四葉孫頤貞猶能力讀趙文敏所言之顏登於北山新堂不忘本也先貞力學有仕才丁時艱而不仕知進退出處也使其仕也宦之坑人者能坑其六尺之軀哉今年秋貞請予於堂以落其顏之新登者且請記於是乎書

知止堂記

愚者不知止智者不知止達者知之知而不止與不達等陶朱汎五湖留侯從赤松知止也使不知止則車裂夷族為伍韓二子而已耳此謝公伯禮名堂之義非愚智者之所能識也謝為淞望族至伯禮始至仕躋續官鄉部至奉訓大夫年未五十即掛冠歸隱謂其子若孫曰若知夫爲與舟乎舟之隱運也滿風逆航捷若流天千里可一息達也貪捷不止則瞿塘灩澦在檣艪舂突之間焉之馳也星流電掣快意所　可朝燕而暮越也貪逸不休則太行井陘在衡勒之下吾年未及致事而志已勧矣祖父之累丘墓水足以耕釣師友賓客足以觴豆謳樂而一二家老足以未辨王賦苟不止漂蹶之患將在我矣遂以知止命退處之室東蕃大臣慶槐而不起至以疾謝免參政周公琦既為書其室而復求予記予為之喟然曰伯禮之賢於人也遠矣金之仕者惟患進不鋭升不高孰肯先幾於赤松五湖之侶稱達人於時乎於乎上蔡之犬華亭之鶴貽悔其身及其子孫者幾何人視謝氏之堂其亦少警乎書其說

為記

守約齋記

淞江氏自其曾大父敦武公由棗陽從淮安王南度至其考君澤三世皆以武府韻將門世澤至文裕始以學文換門廕教諭當塗毗陵兩邑升蘭溪縣州正所在有激績自名其書齋曰守約夫世俗之約與聖門之約異服破褐衣飯脫粟飯儉薄其身而一毫不以利於人非守約也佯讓陰競研極研極利害守鼠兩粉雖文義弗勇於應非守約也孟子嘗曰守約矣孟施舍之為不如曾子之約者以舍徒力於氣而曾子循諸理而持其要者也守約若曾子可矣孟子之心學蓋出於此其功用極於浩然之氣塞乎天地之間吁守至約而功至大此聖門能事也雖然曾子之約必自博始不博以文不約以禮不烏知曾子之守者哉文裕心學進於是始知守之守者不足多其於三葉將祖不大有光乎文裕以吾言勉之而已

一笑軒記

廬陵張里氏居南垣都司而命其寓軒為一笑求余言為立聖門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余為知張子之樂何知而必為張子惟笑為何笑乎張子無樂而笑為偽矣誰敢當曾子之笑乎莊子以開口一咲月中不過四五日此概常情而言魏宗室甚一生人笑宋包拯笑幾比河清一笑之難有如此者晉陵雲有笑疾梁王筠見人必笑一笑之

易有如此者張子一笑不以樂必居一於此乎不然張子一笑吾不得而推也雖然陳希夷一笑而天下自此定李義父一笑而天下自此救笑哉笑哉可畏也哉吾將質諸張子一笑毋輕

三友堂記

河間公子李志學氏癸年讀書九華之山嘗結草堂於山之陽今仕虎林開元戎府客堂一所爲藏修之地一日將客渡錢湖入茅步登鷲嶺憩晚亭見有三人者草衣木形木客各以辭相提唱一客曰五鬣老仙赤松依商青牛歸來已千歲仙客元是風雨師不識人間秦漢帝一客曰渭水龍孫派竹種海北波影拂珊瑚動一竿持寄蟠上公釣得雙獲六鰲重一客曰玉龍聲斷五更了綠衣倒掛扶桑曉梅花仙相見大樹間梨花夢落春雲小三人者見公子各以辭就評公子異之曰赤松氏者蓋傲元世變而不知有秦付者也孤竹氏者治將矣仕則蒼姬氏之治也梅仙者之夢覺人間世而將脫履於蠻烟蜑雨之國也赤松似吾初節孤竹似吾志梅仙文似吾不境也三客者行客異其歸一也吾將尚四有之延仗於客堂遂命其堂曰三友而額之其客欽心道人志之道人者將進三益於公子朗與為歲寒交也因錄三友辭而為之誌

雪坡記

淮陽謝公既得余雪坡文曰先生為余立言殆吾座右識

矣然余覩今之取富貴者真幻耳亦有味哉請我終其說余曰投雪於爐以開塗者幻也至人者一體諸盈虛消息於雪也目擊衜存而說亦无所容必於其開吁雪之道於衜者如是幻云幻云何哉何哉余聞淮海之傑五人焉公存中公自幼喜讀書一遍即了大義年逾三十不屑為章句儒而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杭為南大都會加以師旅國以飢饉雖有大才智不能善其後公守將於斯談笑而理之三年無驕吝百姓無菜色蓋必有度越今之大才智者人不得而識也吁觀其寫雪坡者則得已世之豪傑負罹喪亂私其托於偏京於金塢於狡兔穴自謂保國厥身至若子孫無止不知人境一易如大幻物遺俏之以速斃

吁可哀也哉惟高識之士得於盈虛消息之外於不可控搏者是托若雪坡者是也已其友俞字齊録吾文去曰知道於雪坡如先生者是為真知蘇雪堂之幻入於道矣雪坡能味幻真何遠於蘇也哉

凝香閣記

光祿大夫平章政事張公分治江浙之三年築城堡脩倉庾廣亭臺闢田疇休兵息民於是詳延海內方聞之士談仁義講禮樂收東南遺書於賓賢之館而名燕之處士曰凝香徵記於客鄉會稽楊維禎喜公之厭兵藥治也遂為之言曰善乎韋應物之詩曰兵衛森畫戟燕處凝清香吾取其詩有文武道森戟之兵不忘武也凝香之燕

不厭文也文武脩而天下之事無不理矣余士有深山長
谷而出者成曰吾聞光祿公善尊賢也善養士也善求善
內諫也無不忻忻然相告曰南垣有賢相臣如此民其瘳
矣乎光祿公下士如周公取友如仲山甫士友之在其席
者有帷幄之籌也有樽俎折衝之道也廣廈細旃之廟謨
也非是無以入其室者於是橫經綸道之頃設壺雅歌之
餘清香之凝如大易之論鼎可以凝乎命也凝之旨也遠
矣哉光祿公上以佐天子之太平下以安黎民之永定吾
矜凝香乎占之然則是香也五木百蘊不論其侈矣瑞麟
辟邪不論其貴矣蘇山數十仞爇沈洑甲闡數十里者適
足以貽吊氏之嗤也呼豈知吾凝之有其道哉豈知吾凝

之有其道哉書諸室為記

壽齋記

論將壽之道者有三李少君謂丹砂可化為黃金金成以為
飲食之器則益壽此方技家之論壽也廣成子曰必靜必
清毋勞女形毋搖女精乃可以長生此道家氏之論壽也
孔子曰仁者壽子思子曰有大德者必得其壽此吾儒氏之
論壽也方技以術道家以智儒家以德德之上也淮陰湯公
仁也壽之承旨趙公嘗為書之於燕處之堂今年登八袠
矣為其子者中書舍宣使某與諸孫持酒以慶公之高年
宣使某又命座客劉仲威氏不遠數百里求公壽室於予
將以光其身而且垂慶於後人也予謂齒踰七十子孫目

繫乎四世湯氏之福於壽也不誣矣顧未知其得壽之道出於方技乎道氏乎儒氏乎仲咸曰湯公素以書禮教子孫不遠千里明師若劉正安之徒且將捐田若干畝立義塾以淑及里中兒矣湯公豈方技氏道家氏之習乎夫德莫大於文王文王謂武王曰我壽百吾與爾三焉是壽不出於天而果出於德也信矣公之德充則公之壽可以及其身而延子孫矣湯氏之祖若孫尚以予言之

衍澤堂記

太史公自敘司馬氏受姓所從上起顓頊子孫宮居切然文辭下反其身而上嗇世德子孫固不慊於自歉也明泰州孔希道氏自著宣聖五十六孫泰州之派實隸宋朝公端朝出守泰得賜田建家廟於州之東北地因名孔家垛朝散七重係瑛仕中山府教授希道瑛子也遭羅兵難挾碑渡江與溫衢之派參會不誣蓋於世德自重如此所以之舍又以衍澤二篇文顏之來淞首謁予草玄閣求言以為志予謂聖人設千五百年自衍聖公襲封而下父子秀孫得試胄子監以表嫡氏者尠矣況散而四方墜在編戶稍知自拔游庠序以為食或者又以譜裔不自遺點者不免若希道氏為先聖仕裔欽〻乎恒懼世德之不嗣入吳執經於名師傅且將試有司與胄監之士角庶聖澤千五百年之衍于我者未艾也吁聖人德厚其流光其澤隆萬世而不斬嗣其世者又克光其載德其載德其澤不益衍

矣此係希道之自期而吾濟以期希道者吾聞君子謚世澤者不在累名疊爵而在行應禮義希道行修而名至其行澤也何以尚茲

正心齋記

淞江萬戶侯石伯玉氏自顏其燕居之東室曰正心伯玉嘗予其所在客列者皆士之卿大夫之賓或雅頌投壺或鼓琴賦詩不知伯玉之為武夫長也明日且請余文曰記正心余曰 抱豪傑才而知聖賢之學亦寡矣而況才已成恐恐焉懼心之不正思求聖門切己之學者乎予觀代之萬戶侯往往以少年子弟襲先爵伎以習武為名擅公喻於學剛愎自用傲臧自驕又幸而生於太平之世武無所於用惟務臂鷹走馬 弓矢為戲遊已則思羔擊鮮椎無良紳徒酣歌舞為事者比比也而豈有莫年老志切切乎正心之學又求儒先生之言著之座右以為警者如石侯者哉故為之言曰人之所以正者身也身之所以正者心也心之所以正者其道何繇敬而已矣請以射喻射者不正己而後發內志正外體直而後不失於其正鵠此非敬何恃哉文士之心正者占筆武士之心者正占射伯玉知射之不可以心不正也則凡臨事而懼有大於射者其不可不恃正心之法哉嘻棘門之戲不如細柳之肅飛將軍之縱不如祥將之徇此敬與不敬心之不正之效也伯玉尚以予言勉之

歸來堂記

予入吳首謁三高祠以其去國者非忘君還鄉者非懷土而枝迹江湖者非方外敗教之士也吳人至今高三人之高而不知其繼其高者范張而後為何人也或曰上洋有章吉父氏殆其人已乎吉父少年以奇才為丞相府舍人來幾秉傳遠為宣使者遂通籍貴近宦遊京師者三十年出貳尹江浙府適以內艱去判閩鎮撫海道裁數月即惜然歸曰吾髮種々矣大夫人之年且望耄矣城南有桑麻田若干頃　上不知禮人謂我何人謂我何於是作歸來堂西偏遂雅志也余今年東遊道清龍江吉父之宅在江上延致于堂中日聲樂酒中為余驩因得奉觴為大夫壽明日吉父請文請文記歸堂吾嘗慨晉處士之歸來矣不知者以為恥五斗之折腰知之者以為典午氏將路而不忍二姓之事人也今吉父生于盛時遭逢　聖君聖賢相之明用於才也而吉父且以才選登要路年未及致事而即退然以歸則以母故而愛日之誠有不能已者處士之歸其歸以義吉父之歸其歸以孝々之義一道也歸以義非世道之幸歸以孝實風教之榮歸來名堂又豈踊晉處士之迹亦自高而求報夫鴟夷子張季鷹之後者耶雖然吉父年不老未神爽峻而才識茂進賢者未肯輒遺於吉父也求忠臣於不孝門則已如以孝門則吉父其卒老歸來乎請以復吉父命書諸堂為記

東維子文集卷之十三

東維子文集卷之十四

會稽鐵厓楊維楨廉夫著

記

内觀齋記

浮屠氏嘗有内觀之偈矣其所謂内觀者役心以觀心有說者遂謂以聽聽者聾收以氣聽則嘿而有雷霆以明視者瞽反以神視則瞑而有萬象皆畔吾心學者也儒先生闢之儒先生所謂内觀蓋聖人示人以自撿之幾也故其教法施諸弟子者任〻發是幾是之迺照迺照而後有以自悟其所學謂之内觀之教子使漆雕開仕閔子貢與回也孰愈以從我于海屬子路皆發以内觀而使悟其所自

得者何如也至于顏子曾子則得于内觀者大矣曾子之
言曰吾日三省吾身孟子推之爲守約他日竟以魯
得聖人之道蓋此曾子内觀之大者也顏子之言謂瞻前
忽後而猶有見其所立卓爾子貢推之爲聞一知十曾子
亦指之若無若虛他日意以愚而得夫子之道者此顏子
内觀之大者也學子呂恂以内觀名齋而請記于予故予
示之于聖人之道教安之以顏曾之學而戒之以浮屠氏
之說云

中定齋記

道至于中而定毋一越乎中譬之衡也首尾軒輊宜有定
則乎道不適乎定則爲仁兼愛也爲義爲我也爲直證父
也爲廉離毋也爲敬名居也爲公賣友也爲不義焚妻食
子也其害道可勝言哉堯以天下傳之舜無他言中之執
而已舜之治天下也用是中而已然子莫辨執中也子莫
執而無權是中而不知道乎定則者也故聖人立中之教
曰君子而時中便人用中之有權變雖然權度未易精也
權度未精中閫未可定也中之何如察于惟危惟微而安
于無思無爲萬物之紛起紛伏于前者不逃吾掌指而與
之繹然于兩忘之間也吾權度之至也若是雖乾坤之開
合古今之往來亦不越吾一定之内耳矧萬物乎姑胥申
屠生衡予既字曰權而又名其治業之齋曰中定衡遂始
志齋故爲志如此

約禮齋記

吳興齋生穀予既名其讀書之齋曰約禮生遂有請曰願先生賜一言書諸室以警教也志之曰聖人之道其高如如天其浩如海遍而求之窮焉莫知其所即焉焉莫知其所之生于老死而不得者以無繩尺為之約也禮者所以為之繩尺之所也此聖人以道教人而必正以禮所以約其歸也聖人之道高且浩者若無紀極至約於禮則有極矣老莊氏善以閎闊之言〻大道而聖人之徒無取焉於道太高而絶禮太甚焉聖門弟子稱顔子始為求聖人之道仰之則彌高鑽之則彌堅瞻之在前又忽焉在後已如有所立卓爾者竟以約禮得之學顔子之學以求聖人之道在是生也生勉之

學詩齋記

吳興陳生魯從余于雲間學經業且曰某不敏未敢學先生之春秋而詩者實與春秋相表裏也願先生學詩而復及于春秋也且名肄業所曰學詩齋請記一言以自勗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之數者豈泥于章白文辭之末者所能得哉孟子論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而以意逆志是為得志此孟子之善學詩也又曰詩亡然後春秋作蓋孔子録其王　之事而三綱五常有不忍言者矣故　者誠未得于詩又焉能得于春秋也哉

亦有理哉雖然食魚而味者不知有食熊掌而味者不知人莫不飲食而知味者鮮矣故善學詩者不知有春秋善學春秋者不知有詩非謂二學不相通也學經也　於詩知食矣食而飽矣而味不知則謂之善學詩不可也孔子固疾夫學詩而無知味之得者矣其曰誦詩三百授之予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爲生以予言勉之授他日授之政也雖蠻貊之邦行矣弟往而不達哉

鈍齋記

常城之西有家翁爲經鋤而世以詩禮傳家者爲倪用宣氏卽其居之西偏顏之曰鈍齋者則用宣燕處之室也用宣之人父嘗陽公予之舉主用宣視予猶叔也遂以鈍齋請志于予且曰其不幸早孤稍長卽承門蔭役于莞庫之賤者三年志不獲伸而養廢于親學廢于一身一旦勇自棄去題讀舊書以待吾豈艤母氏欲為世之趨走縣簿站站焉奴鷹犬之役以圖躁競之進者吾不能已故不齋曰鈍云余疑用宣出紈綺家皆秋鼎茂官朝之發如舟縱下水瀉迅順風而遠以鈍自其豈其情也哉惟其豊于用而局于地至于寵辱不驚遲速不較此非其學力之素則天資之時也余悼世之士戢弁高之于連嶁列埒之間尋奇闕賓病于隴斷將一以捷于進也不知足一躓則沒陷穽卒不免為人僇其捷何在哉回睞鈍齋之鈍優游于水之陽山之北上有垂白之親下有彝褓之僮外有賢師良黨

之文際樂其樂而不知世有崇高穠貴炎冷榮悴之一去一來者其相越豈不霄壤哉用宜之師為張安國氏友為康伯謐氏以其獨到之資加之以師友之學用宜之光其先而載德于其後者不可量已外物之一利一鈍又烏足以計者短長也哉

則齋記

吳興趙生名柯字仲則又自號其讀書之室曰則齋生以大父府判公與予同仕于台而其外舅府推吳叔巽氏又予之舉主也遂以則齋求說于予予惟生之則取義于伐柯之詩中庸取是詩以證道之未嘗遠乎人也夫求柯于木其柯之則在此柯矣人猶惑于彼此睨而視之猶以為遠也治人之道於此取之未嘗遠也以為遠者何異睨之為惑者哉聖如孔子而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故其治己也以求乎人者反于吾身而已生能以孔子之自謂未能者不敢不勉則其在是矣傳曰能為人則不為人下君子之欲上乎民者無是則其可乎故推是則於身也則容止可觀進退可度矣推是則于民也則畏而敬之則而象之矣故曰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子乎此則之極功而學之能是也生以是則勉之哉至正十年冬十月廿有五日記

月山記

月有山乎佛氏謂月中之景大地山河謂之月有山可也

山有月乎旗知微登天柱峯得月于陰梅之秋謂之山有
月可也夫月者水之精山者石之積也水與石不相入而
未嘗不相入也此彥明氏得月之山以為物之奇會也彥
明者音為開化縣得此于金錢溪上孤峯特起如一斧今
之顛有白章若月之弦彥明喜之若獲拱璧曰溪名金錢
而溪之神不以錢洗我而以此月之山吾烏得不拜神休
以為奇也遂名之曰月山且繪為圖出以示予請月山記
余笑曰此月山之假月圖益假余何記吾將與子禊九節
杖挾飛仙以遊于廣寒宮以俯攬乎海內外之名山又將
東上岱峯萬仞之頂看黃玉輪出九地底此全山之象全
月之真恍乎惚乎得諸泰和之鄰扁衆人之烏覩者也予

能從之乎彥明曰吾不能吾已得之月山之月云至正十
年十一月三日記

小瀛洲記

神仙之說八方有鉅海鉅海之中有仙洲十瀛洲其一也
漢武帝嘗巡東方朔曲室問十洲所在及方物之名謂瀛
洲在東大海中地方四千里上生神芝玉石山高千丈出
泉如酒名玉醴泉飲之令人長生洲上皆仙家其山川風
俗似吳中然其所也可聞不可到也故秦王開館選天下
學士其中地位高而人物勝天下比之登瀛洲云吳興褚
壽之之居有水木花石之勝名其堂曰小瀛洲壽之宴予
堂上以記請非徒以山川風俗似瀛洲也以其前之人有

居瀛洲十八士之列也壽之之先出瀛洲學士亮亮子遂良居杭其後有從湖之南潯朱塢庄者遂為湖州人壽之蓋瀛洲學士若干世之孫也壽之伯仲凡四人子姪凡十餘人自五世祖淮安縣丞由科第起身代以詩禮傳家壽之先府君棄世仕侍親壽之伯仲皆有仕才而不仕其學而仕而都清高之地以繼登瀛之業說者不在諸子乎予又喜諸子皆聰與喜學問諸父益輕金重名師之聘師有不憚千里而至者吾知褚氏子孫光繼祖亮者的的有人今日居小瀛不為異日登大瀛之階乎聞其所著又何必指神芝醴泉曰玉之山乎而況山川風俗之美類吳中者不在他此也書諸堂為志至正十年冬十一月序

愛日軒記

予讀楊子書至孝子愛日未嘗不掩卷為嘆嗟夫孝天誠之出也惟其自知日不足者吾知孝子之天之誠也吁樹欲靜而風不寧子欲養而親不待此孝子愛日有不能自已非有使而然也故曰孝天誠之出也愛日誠之至也錢唐市中有金孝子鑑者築室於舍之南以養其親顏之曰愛日取楊子義諸也吁金孝子之養親殆出于天之誠之至也期于斯而省焉夕於斯而定焉出于斯而告反于斯而面焉至于問所欲推所與承所欲以行無不一于是孳孳養親惟見其日不足也謂金孝子天誠之至非歟吁愛日之書蓋孝子天誠之托也昔者仲由賤食藜藿躬負米

百里于親在之時其後累裀坐列鼎食而悼其親之弗及
也吁是有愛日之誠而不能俟乎貴富以為養者也狄仁
傑親在河陽登太行見白雲孤飛以為吾親舍其下而晩
望弗及吁是有愛日之誠而有不能恆在膝下以為養者
也金孝子者家有奉親之資又不肯輒仕以一日去其親
蓋不俟乎後時之貴富不在遠方之咨嗟而悼恨吁金孝
子之養親豈非人子之大幸而能乎季路仁傑之所不能
便愛日之誠始終無息如大舜之慕其親者吾為記茲軒
于後子孫耳後子孫皆以爾孝子之心為心是孝子一行
純推為一家之政又使天下人聞其風而興起為孝之子
感子人而動以天下者不可勝用金孝子之行為世教之
係者又豈小補哉魏生本信持其卷來于是乎書為金孝
子愛日軒記

脩梅堂記

吾州諸暨有東西施家西家之秀鍾於苧羅美人而東家
無聞焉至宋始爲施宋聖者學行尊于里閈人稱爲東丘
先生東丘先生之後有鍇者紹興中進中興雅頌子姓由
東而西多隱處吳門吾入吳得諸閭閈之外爲仁傑氏其
先蓋自越來者殆吾邑東丘之後已耶吾初未識仁傑氏
吳中學子張守中年十四稱奇童能夜誦經史書數千百
言日課大經義騷賦表章若干首貴官女及里中多田翁
爭婿張氏子而獨爲仁傑氏所先可以識其人矣仁傑嘗

格致余于所居堂顏其題額曰脩齊吳興趙魏公之所書也因摯鵠拜以請記余視閭閻之居皆貨財之亰而其人皆五方商賈之人也日出而晝營日入而夜息所與言者書錐刀之末乾沒之計也與之語身脩則曰衣被文繡耳與之語家齊則曰峻宇雕牆耳烏知吾聖賢大學之道哉而仁傑乃獨拔乎流以大學之學自律仁傑蓋古權魯長者也素孝友于家孟子推大學之教曰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是知一身修一家斯齊矣一家齊一鄉斯善矣達而推之千里之治廣而充之四海之均不過一修齊而已耳大學之言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感應之機其捷固如此脩齊之化行又豈獨善一家齊一家而已哉吾聞吳俗多好內而外尚勇有逞匹夫之鬬而殘厥躬慈于兒婦之舌而亂厥家者聞施氏之風豈不有愧哉施氏之化行則吾之記斯堂庶不為空言也矣至正十年十二月十日記

南樓記

信都吳公僑居吳興築樓岸霅水北枕蒼弁金蓋玉几諸山拱在離嚮因命樓曰南且以自號置書萬卷樓上一時名士考經斷史及東南民事必客是樓余亦在客數而徵記于余余謂南樓在武昌于晉庾亮氏代之貴家富室高甍峻宇偭陽而樓庋玉帛栖歌舞以都山川風物之勝者以萬〻數而亮後無名焉越數百年而吳公之名于吳興

者繼之豈非樓倚於地之靈而地又倚于人之傑也耶雖然亮非人傑也亮本莊老氏學善清談之士也識闇才短徒以周公親受重顧四海側心奸臣肆志非賴二三方岳則未度之國幾至大變末路之窮至欲竄山遁海不獲已為燕湖之出武昌之駐其在武昌也未聞有所經略顧欲任倩忌默大臣諸左吏皆東閣之物又未聞雄特其中月色橫陳秋思不淺南樓之登徒與浩輩談詠光景曾無裨于中州多故越雷池一步也其才不足與有為如此今公以方之學相家之英既出為天子耳目剗除奸惡登進忠良遣吳喪亂又出而身任城社之重而樓與門客寮友之所講白者皆經國之道和濟時艱之策也今日之吳與豈與昔日武昌同一秋月哉吁秋月無古今而人物有古今庸詎知夫今人之不優于古者也耶登斯樓者攬山川人物之勝又安知無善賦士大夫飲酒山川之神以述大業頌隆乎以鄙浩輩之所談詠光景者哉書諸樓為記公名鈞字元播平章冀國之季子御史中丞南國公之仲氏云

至正十三年夏五月記

生春堂記

嘉禾謝玉淵氏名其燕處之堂曰生春取靈運西堂詩句也京兆杜伯原父既為作小篆書之而又徵記于予予嘗過其家必讌乎堂之上講春秋經學嘗扣玉淵曰聖人以春一言加王正之上者非史氏文也春秋第一義也傳經

者盧同正非春則曰夏時冠周月吁寅正始春人所知也
又豈知子正為春之生之始乎論三統者以十一月乾之
初九陽伏于地故黃鍾為天統春之所由以生而為萬物
開闢之端也使聖人假寅正于子月是天時懸隔于王正
者常兩月也何以示信于人乎字春之義其深于春秋又
豈汝家客見吟弄草木者所能知乎玉淵避席曰謹受教
予曰未也吾聞幽有谷也壤美而苦寒五穀不生曰草不
值工律者一吹而春氣應草木生人之相天時有如此者
今深山窮谷豈無固陰冱寒歷春氣而不毛雖太陽御艴
而有不能及者使律氣均應不毛者皆生生而不已君豈
無術乎郎生春者惟之物有彼其賜者矣毋徒資之夢寐

之間為吟哦之具而上也玉淵棠酒攜觴鞠跪而謝曰某
不敏不惟受生春教且受春秋教也至正十三年七月十八日記

尚志齋記

余讀陳勝傳未嘗不嘆士非志不立勝以燕雀待傭傭自
待其志為鴻鵠勝之志在富貴後卒訖不誣吁勝人奴耳
錫不為勝者乎聖門弟子如顏淵曾點季路公西華聖人
必以志發之諸子之志無大于顏子顏子願得明王輔相
之故其善適天下而無所伐勞過天下而無所施若顏子
者所謂大人君子之志非歟孟子曰士尚志尚如尚服尚
車之尚蓋導而主之之辭然尚一也而志有不尚固不可
以辨也崑山呂子正氏名其燕處之齋曰尚志蓋其友張

希顏來請記予謂子尚易也弟未知子志安在子正曰中
也學于聖門者徒切有志焉在李氏路之間也顏何敢哉
子謂之喟然曰予之志不鄙矣推是以往不爲顏子也吾
不信也顏子未達陋巷之人耳使遑也則春秋之伊尹也
學顏子學志伊尹吾不以望子正其誰望子正年方踰冠
而好學不倦事承父以行其志未著也而所尚已如此異
時秉志以奮吾知其無能禦者矣書齋爲記至正八年夏六月記

藍田山三一精舍記

藍田山三一精舍者桐廬姚傑氏之所創也山去桐江北
三十里北負鍾阜與周覇氏隱地伊邇其東平爐峭壁紫
烟瀑布如白蜿蜒掉尾雲際西見天日南見高龍冠傳蓋
佇江水帶其下如玉虹在地繚山而去此藍田形勝之會
也宜有仙人逸士之所都而傑以三一精舍據其會抑予
至正甲午落成于明年予過桐江欲抵其所而未遑傑乃
圖山水狀及其營造歲月介予徒章木求言以爲記予詰
三一則曰三者孔老釋也一者道之歸也其位著中聖人
尊少文昌之殿釋左之老右之予疑三一者既推尊孔氏
而孔氏之不左右不無徒也何敢老釋耶則又曰道之大
者莫如吾聖人其岐而去者爲老爲釋吾將約其岐而歸
之大而正者此傑意也近代縉紳大家廟制不講旁營三
教之堂且以孔聖與瞿曇之尊其侮聖教大矣傑也迺於
晉陵道衰之際挈而尊之彼二氏者若在弟子之列化異

端歸空極使俱知有君臣父子之倫禮樂刑政之教民之秀而出者不没溺於虛無寂滅之歸豈非傑之用心弘而推也化者廣也故予樂為之書使詔諸里以並諸役人不終為異端如周顒氏之惑也世教之補渠曰小哉公名僕字君用裔出唐之少監合年八十耳目精明結廬於雙柏間以文酒自誤其天年學者尊為柏庭老人其養徒之田世入主春者凡若干畝砧籍見碑陰云

松月軒記

吳興東去若干里其聚為南潯褚氏樂間君之世家在焉至正甲午先廬燬兵燹其子質字彥之重拯別業朱塢溪上蒼松夾徑數百植林下石床雲磴膽以重軒時焚香讀易其下月夕則鼓琴或歌騷或與客嘯傲賦詩仰聽虛籟俯席涼影儼若物外境也延卿松月扁其軒不遠二百里走雲間請記於予予文其父兄幾二十年彥拜予為父行年視之異姓姪義小可老懶辭夫蟠根錯節貌風霜心跌石閱歲寒而不與家草樹同腐者松之操也乾坤一氣之清中為大陰麗魄而與日代明以成七政之功者月之德也彥取記於松月松月不在松月而在吾氣之一剛方寸之明矣國祖瀛洲學士遂良任顧命之重當建北萌亂之時不以萬死懼抗顏而極諫厥忠盛矣彥為其雲耳始甲午諸兄罹不測之禍彥捐軀之歷險誓不與共天必復其仇而後已遂良稱孝忠彥氏稱孝嗜人之行莫大於忠與

孝也使彥上人之朝當大任必能操大節又何忝爾祖哉
台所望於彥者在此其託物於剛與明者於松月間之豈
果驗人墨客玩美草木者比哉彥作而謝曰某雖不敢
畔先生之教請書諸軒以為記龍集己酉秋七月初吉書

竹月軒記

詩人以月配竹者自六朝無聞焉李謫仙有何處我思君天台綠蘿月月寄於夢而不在竹也六一翁有顏侵風霜色病過桃李月月寄於桃李而不在竹也老杜竹送清溪月月又兼以溪言也惟老坡明月浸疎竹始宋竹然坡得此景於方外之虛寂堂耳而未見於士大夫之家見於士大夫之家吾今得於雲間義門夏公子益中之軒予嘗夜宿其軒少焉月出竹頂益中坐落其下仰見玉文數十喬挺秀疎朗若空谷佳人將倚翠佀訪主於虛庭滿踐盤礴不忍去而不知清夜之徂也已而主客相與酌酒盡醉脫巾掛疎枝成鼓琴或吹匏擊石與玉立君鏘璆相稱春應鏞縣於天而景散在地鈞韶鳴而龍鸞舞也是時主客頹然就臥忽不自知其身世在白玉闕中軟紅塵裡也席上客遂各賦詩明日連書諸軒主者因以竹月名軒而推余為竹丁忠益中清平而才氣甚老尊師樂友代勢利之俗為禮義之鄉忝奕葉義門之後故樂為之書

東維子文集卷之十四

東維子文集卷之十五

會稽鐵厓楊維禎廉夫著

記

借巢記五十四借雖借得

客有號鶴巢者自號而蘇而松率假館以居予一日過其館改命曰借巢或有笑者曰鵲有巢而鳩借之鳩之拙也鶴不能營一巢而借亦拙甚矣乎楊子啞爾笑曰子亦知夫借乎人一身外為長物〻皆借也吾試與子言借衣冠借以束身棺槨借以掩　土石借以周郭山嶽借以積土天地借以奠岳極之以大則大壟借以闢天地何莫非借也近而言之琴筑借聲繡綺皆色芻豢借味鼎釜借烹刀

刀借劉壺豆借盛金玉借氍席借倚而策借扶也車借駕而馬借馭也旗幟借表而弧矢借威也印章借信而露布借令也權貴借勢而封爵借名也遠而言之丹青借圖而金石借刻載書借譜冊府借史而聖人百家諸子之文借以寓道也又何往而非借也及其親也妻借齊子借嗣父母借生而吾六尺之軀亦借也吁借乎借乎何嘗于一渠乎或者起謝曰淺矣乎吾之窺借也吾因子言借而知天地萬有之不有于我也楊子曰吾于天地萬有皆借也而有不借者在何在也曰以天地萬有之借為借者萬有之客也以天地萬有不借之借為不借者不客于萬有之客者也予從知吾有借而庸詎知吾不借之借而不客于客者耶不客者誰曰問諸有物有物問諸有初有初問諸有無有無不可名余以各其巢居客起謝曰請書為記客為隴右鄴經也

營丘山房記

贛之呂仲善氏早孤事母劉以孝聞長從鄉先生一靜謝公游通易經以其餘力屬文賦詩頗有古風裁　聖天子一海宇招延俊乂著以異等才登選曹子齡有錦書室在錦川之陽陽坡之下貯書數百卷題其顏曰營丘山房示不忘其義于前聞人也出使于淞謁抱遺先生于草玄閣曰願先生一言以白吾志先生曰營丘在虛危分埜為今濟南地太公呂尚父之食邑也太公治齊舉賢而尚功至

十四世為小白主霸以管仲富國匡天下而太公之澤益
遠且大孔子曰微仲吾其左衽矣多其功也太史公曰太
公尊賢智尚功能而其敝則夸奢虛許而不情傷其俗也
善欲振其緒于營丘而又直 明天子之登賢以圖治其
以仲之富國匡天下者為勉而以俗之失不情者為戒則
可謂善嗣營丘者矣善謝曰請善為記戊申冬十月朔戊
辰記

南漪堂記

華亭葉生杞家有林塘之勝在黃龍浦西蕭公津上讀書
之堂南臨之故名南漪杞謁予草玄閣求一言以為志予
四三而不已為之言曰昔眉山蘇子嘗有是說矣而生之
堂又襲之耶雖然襲其理之所得何嫌于襲耶善言漪者
莫如易之渙其曰風行水上渙此漪之極觀也說者以為
風與水相遭不能不為之文也此漪之說文也予以為漪
之所以為漪蓋有為之本者其可不知乎今夫水由地中
行源深則流長其發岷峨越崖谷衝林莽傾折回直東之
峽匯之為渦激之為湍瀑千變萬態不可蹤迹然後達于
江河以朝宗于海有本者如是哉苟為無本溝澮之水朝
盈而夕涸求一漚之微不可得矣有千變萬態極觀于渙
之漪者也杞也有意于漪其亦于本者求之否乎杞詐曰
唯唯

純白窩記 用聖純代亳莊獨為高出

華亭縣北距六十里其聚為小萊其先越裔孫為臯氏先
廬燬臯復新作又於堂右介闢寓一所上結圓頂下方四
落皆塗為雪色泥窗牖六又以雲母片四幕之渾然瓊宮廬
也名之曰純白臯嘗宿余於寓且徵純白誌責之上九曰
白賁無咎以其反本也天下之文莫文于白文之純又莫
於本反本也吾聞臯壯年通經史及國語閒狐矢騎以義
俠廁狐豁游徼閒名貴人爭欲致門下盜壓竟臯呼鄉兵
甲捍于淞陰鄉賴以安又以白衣叅諸督帥趙者部冠首
復純臺浯遺槧數十萬今齒及莫矣功亦茂矣假亦可體
矣故斂其神于反本之地此純白之所以名也臯有四子
君孫者五皆玉立庭砌間將有賦白華穡潔白于時者又

知臯之反本貽世世亦無窮也臯氏子孫尚勉乎哉車正
庚子夏五月蒲節後三日寫

薌林記

淞之邑帶江枕海聚為山者曰筲曰雪曰神曰小崐小金
地皆平當大陸呀淵疎川突而高蔚而秀蟠而踞之者則
喬木之林大姓之所宅也去邑之北五十里其川為滿淮
北反為小萊崖小萊古屋百十楹者九齡徐氏之居也去
居左介一百步鑿池數十里池上植松柏栝檜桂椒梅橘
桃杏草則芝蘭菊芷荃蓀薰蓮鉤連蔓列四時之生香未
嘗一日斷也因額池塘曰薌林子過海上九齡揖予堂者
數夕臨分出楮筆曰先生海上還喜咲忽罵皆成文章醉

墨所及一草一木有光于薌林獨無言乎予曰草木之香
細矣因人而馨者大且遠矣哉松柳以處士香晉竹林以
七賢香濂溪蓮以茂叔香羅浮村梅以蘇長公香草木不
以物香而以人馨也信矣不然蘿梓澤乎泉林木之綺交
錦錯者不香也吾愛齡之人品魁壘操行極高茂實與乎
論今人出處曰今之稱豪傑者彎弧運槊走戎馬閒水出
火入卽可苟且頃富貴高者搖頰鼓舌閑聲高議以驚動
所事自謂陶王鑄霸以徼其所實而爲士之大處不知大
憂者在其踵觸羅踰穽牢自蹈路而矯及其挈權不能庇
勢不能掩嘻若是者懵甚而悖亦滋甚予不卒抵藉幸戲
極返故廬與一草一木同草而其實先人之賜先生之教

也予聞其言躍之曰此吾子之德馨也馨之被於薌林草
木者也故樂爲誌薌林幷錄其語爲學之信且悖者告也

固齋記

新經有鄉善士戴氏父者遣其子貞從予遊一日有請曰
貞承父名於父承字於先生曰固而藏修之地未得齋號
以自勵敢請予又字齋曰固且求志予告之曰固非高叟
之固也亦非固我之固也乾之夬言不云乎貞固足以幹
事貞不固不足以爲貞固非貞亦不足以言固固而貞貞
而固而後事之幹立焉故聖人許幹而必以貞固而不以
亨與利也生學與齒俱進將入于官而有事于政已曰易
之所固者植其本于不拔本而幹幹而枝枝而花花而實

何之歲月不悲其不茂且顧也生之貞毋替于同也復有踰生于國者唐城南諸杜所居號居杜園以其風氣所聚也宗祖所族也子孫所完也後爲始者鑿之血流者數日而固者崩矣杜抵固從而衰矣地不可以不固如是翔居子之操行乎生力先所固毋自鑿也

楡溪草堂記

至正庚子夏四月余東遊鶴砂回舟順流下黃龍浦又東抵楡溪見大楡數百章皆百年物也雨餘新綠蓊鬱若也粧擁樹底構草堂一所堂主者陶中出迎客供茗飲床書充屋棟茶竈筆環左右又將客步後圃花樹紅白剌人目折殷春玉桃花一枝供客是夜遂宿草堂明早于余記

草堂之號周顒嘗搆諸鍾山杜甫亦構諸浣花矣然嗚騶入谷而山靈見余曉巾攄床而幾不免橋天下草堂萬萬也而幸有其目者尠矣唯爾祖靖節翁自彭澤來歸門種柳著傳以自況義熙之節良史書之五柳之德色者厚矣今子探不堂柳而堂楡楡視柳等也焉知異日不有傳楡溪先生在龍浦之東如傳晉處士以五柳者乎中日某不敏烏敢望吾前人之請記爲堂以爲警

槐陰亭記

三槐見周禮有三公之象焉宋王祐氏手植三槐而三公之位應于其後文正公旦君子謂王氏之槐種德之符也海東王敏中氏爲三槐子姪槐之樹之間者亦三結亭樹

閒扁曰槐陰大叅周公琦爲作篆書之又介吾門管生納求余言爲志吁王氏之子姓何其祚之遠也祚之遠者德之長也晋大司馬府豈無手植之槐識者占其樹婆娑而生意盡知則司馬氏之槐不知文正氏之槐聞其先者厚而蔭其後者長非尋常府寺之植可得而並稱也敏中席槐之陰思有以培槐之本則豈徒借剪伐如厀人之令仁以根其生義以幹其行忠信以要其成也盛德大業其有不光相門之植文正之堂虖敏中勉之有以徵余言之不誣也至正庚子秋記并書于挹清堂

春草軒記 有詩

淞謝伯理氏於其正寢左个爲謻音移軒一所命曰春草本靈運語也請予爲之記予疑靈運以詩名宋而猶附麗于人以覓句何也在西堂時詩思苦甚至假夢寐見惠連而後得池塘生春草句遂以爲奇絶吁此三百篇後詞人以興趣言詩者也律以六義何有焉今人以一草木取以興綴篇辭極于雕鎪之工詩道喪矣詠興趣者猶以靈運語出於經辭直指如高臺多悲風明月照積雪無俟雕刻而大巧存焉猶爲去古未遠也伯理嘗與予論詩大忽凌跨大朝上採漢魏故于春草有得焉雖然伯理方將以詩備理敎及於民豈必効永嘉詩人爭工於句字閒者是慶在堂上年俱高矣朝朝下音潮焉有諭焉者夕夕焉有詰焉者于是家庭之敎出焉倫理之化行焉家有悅親之堂不惡

一日違其色養吏部以品推恩及其親自謂罔極莫之報
時詠孟貞曜寸草春暉之句是春草所托又有關于倫理
者惜永嘉詩人未之知也吾今以論見春之實于倫理者
不獨在句字間也係之詩曰

草生西堂下沱水含清漪皓髮在堂上遊子今已歸大
兒佩紫綬小兒著緋衣嚴君親喫禮慈母舊斷機春草
承雨露惟恐朝日晞願持此日意永報一春輝

悅親堂記

謝氏由陳留徙淞者代有文行為衣冠望族至德喜封君
養高弗仕生產益饒門第益大至正丙申苗虜陷淞封君
廬亦燬明年復新作之其子伯理卒其二仲奉親于一堂
晨昏于斯不使析處以一日去其堂予嘗名其堂為悅親
今來杭遂以記屬予世之以為悅者無大于悅親矣子夏
問孝于孔子孔子曰色難父母之色間見于幾微者孝子
迎而順之為難迎而順之不難者必孝子有至敬至愛關
于親者切若曾子之養志者是已孟子不云乎悅親有道
反身不誠不悅也誠者至愛至敬之謂也今夫備羞水陸
列伎聲色百斛上案于親者非悅也華服飾奇器金玉
寒更燠換于親者非悅也鍾畝阡運子本泉滿歲上券於
其親者非悅也必悅之如曾子者而後可伯理事親尚友
曾子悅親之遺義有加于此矣雖然伯理方仕鄉郡出有
民社之寄以其悅者身之昆弟循之而後國人因之所謂

使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矣理之第曰恒曰鼎皆當從
予遊恂恂然有古孝友之風教師于百世者有矣豈直國
人一時之法哉異日和氣應孝之門吾見甑水之易風山
之陰有同類之禾并柯之木產焉田氏三荆有不能娩其
美者吾過封君堂上尚能爲子賦之至正己亥秋九月丙
午記

好古齋記

鄉友俞珹仲桓通經術自命其讀書之堂曰好古來杭請
記于予予爲之喟然曰古之不諧于今者久矣敦以古爲
好耶三代下嗜好百出好酒而鍾以隨好博塞而牧以亡
好勇而舉鼎以說臏好獵而隊車以隕首好游而罥害以
刹好詼諧而售辱以戲好書而汚髮以爲顛好畫而竊封
以爲神好鍛而倨以取禍好石而拜以取喪好鶴而乘軒
以取滅國所好不同而所失亦隨以異惟好古爲聖賢之
學俞好俞高而入于聖賢之域而凡世之所好者不一足
以動其志此好古効也今之人不古好覆以好古爲野謨
獸無任憍搖不遁遂至毀綱裂常自謂行于今者橫如也
不知步跆者在戶限外吁亦足者矣蓋孔子嘗曰先進于
禮樂野人也孔子之時已待古爲野而孔子豈敢以野待
古哉故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仲桓也
生後孔子幾二千年不溺于三代以下之偏好而獨追孔
子以爲古者而好焉非有聖賢之學不能仲桓今仕矣任

民社之責矣以其好古者行于仕也吾見民之生于古而毀綱裂常者無以容于今孰敢以野議好古之古哉桓起謝曰謹受教請書諸齋以諗夫議古之野者至正己亥冬十月初吉記

尚朴齋記

太樸一散勢不極于文不止也殷質特尚猶本乎朴至周又郁〻吾聖人不能不從時而救弊之塞則欲從先進之野至用四代禮樂則取殷輅亦貴其朴耳使聖人待位其不反朴于古吾不信也漢大臣師蓋公還治于清淨無効至寧謚三業之君又當率朴為天下先幾致刑措此朴尚之効不可誣也惟楊周信甫以尚朴名其齋介松江守顧公謁記于予予未識周君而顧公稱周君篤學古君子務以一朴存心而待物又以之佐太尉府收行簡之効則知周君傷時之僿欲返治于古其亦慕聖人從先進者歟其亦蓋公之可師于漢大臣者歟今　天子法漢治文之太尉菲食惡衣以承　天子之化周君又以朴尚贊大府之政一朴之係于天下者大矣朴名一齋固不得為周君私也故予不辭而為之記且俾淞之能詩者頌之如右云

虛舟記

平原生居九鳳之山以虛舟扁其一室客有道而詰之曰聖人取諸　刳木為舟以利天下舟濟世之具也而子以虛名之亦有說乎生曰余族居海埂見鳳壽倅作佑客之

舟矣入漕人之艦如山如雲胥溺沒于蛟鼉之穴往者不返而來者未已也嘗作弔溺文哀之而願余舟孰得而溺乎客曰子之虛舟將何載乎何適乎生曰吾舟本虛復何載吾舟本往復何適客皆之曰子之舟殆不如丈尺之朽槎乎槎神而能引客道天漢遊牛斗間子之舟何以自神乎生未知所對座山鐵道人在座隘而笑曰客欲知天舟之神且大者乎天一氣也氣水也地一舟也地至重而浮游乎一氣旋溥之中未嘗溺也非至虛而至神者能之乎客以丈尺之室視舟亦隘已以大地之大視舟則舟之虛者大虛無以尚之若是則果老之舟鐵務相之舟土絡南公之舟葉以之稱神者末矣客退往生出楮筆讀書爲記

生名曠姓陸氏雲間人也鐵道人春定閒孝忠介公榜第二甲進士楊維楨也

五雲窩記

雲天地之靈氣其興也勃焉其滅也忽焉不可以色求而色之變出焉或以青以黃以赤以黑焉以同以三素以五采而名亦隨之變偽者談五雲有以望而知帝者之止占而知賢人之居夢而文章之進兆而知名進士之出又托而爲蓬萊仙境之求而未有命之于居者淞之璜溪呂希遠氏吾以五雲名其居則亦有說希遠當客杭從句曲外史張公遊思其親不置外史爲揭其窩曰白雲取狄公思親意已而歸耕溪上養母以孝聞且廬其先墓林薄間曾

晃非烟非霧蕭索輪囷具五采以鐲人者吁此五雲之瑞孝感之應也吾得諸璜父兄之言易其名為生存者若希遠氏之不忘一日去其親奉歡菽水于流離顛沛之秋此非人瑞而何有人瑞而後有天瑞或者徒以占候夢寐賦詠山幼求生之五雲者未為知生者也余故著其説録諸寓為記

文竹軒記

潼川文同氏自館職乞外調屢歷郡守有治狀官至司封員外充祕閣校理其高情曠度類神仙人文章有丹淵集不在一時疇輩下顧以畫竹知名伎倆具人君子所惜在洋州時構亭篔簹谷為游息地故於畫竹益工時作古槎老枿淡墨出神謂之墨林蓋非丹青家所能逮也評其妙者謂其胸有奇氣壓十萬丈夫者非繆雲間義門夏士良氏博雅好古蓄書萬卷外古名流迹墨含金購之弗恪于文人才士之圖寫猶所珍重居之西偏有肅客軒名之曰文竹者有文同氏墨君子之澤也士良蓄畫凡百十家而獨名文竹於軒非文氏之墨君可貴三百年之清風雅節可詠耳雖然篔簹多偃竹同特愛之嘗畫以遺子瞻氏曰偃竹數尺而有萬尺之勢其詩曰待將一段鵝溪絹掃取寒梢萬尺長偃竹有不可偃者如此與可以之子瞻以之士良之所藏作於篔簹不篔簹不問顧亦問只尺之素有方尺之勢不可偃者何如耳士良仕忠未伸必有待于此

者不然軒之外林〻然麻生而立粿者皆簹物耳何獨以畫爲賞哉抑吾聞夏先人上知公有義荊圖兵餘圖與堂俱燬士良更命荊以侶竹則又弗隊其先緒云

五檜堂記

至正庚午孟夏某日予過黃龍浦游海上觀三神山經南北蔡〻之北者有大族婿者徐亨甫予至其家入其門則深庭別院翠木天也已乃覽其園池之勝林木蔚蓊水石聯絡邃燕一堂亨拜請曰堂未名惟先生名予視堂前五檜者東軒老人之手植也因名之曰五檜堂又請曰堂既名不可無誌惟先生是誌吾聞東軒老人好修潔精于物理加之談博文史折節待海內士必延飲五檜下人問檜則曰槐之三顯之必於天者松之七隱之必於人者柳之五又出天人顯之外而以綱常之隆替與吾者果不可必乎脫五乘化而並五檜者藹然于庭使後之人見之豈不求之于五檜七松之間耶是則予之名命堂以五檜或者東軒之人其有待余于冥數者是檜也歷已百年皆森聳奇崛鬣而鱗癭而輪八臂九首而龍其貞節甚貞氣甚清掌月而珠擎霰風而籟聲饕雪而鐵撐于以壓松柏之雲仍而要歲寒之盟者乎言未畢亨起謝曰是可與五檜寫神已請書爲記

東維子文集卷之十五

東維子文集卷之十六

記

養浩齋記

淞之南陸氏代為衣冠望族有佳公子彥章者生而有氣節讀孟子書至養之論深有槩於心輙自命其齋曰養浩介其友郁彥學來見余瑱溪次舍求一言為誌予奇其人而為之言曰戰國之士以氣雄者多矣而未有言浩然者獨孟子言之其氣即天地之氣也善養之則吾之氣也至大至剛可塞乎天地其視北宮孟舍之役於氣者僅匹夫之雄耳孟子之言是氣也卒然遇之王公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

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蓋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可
以參天地而關盛衰者吁此聖人之能事也闕三百餘年
人又疑其言之夸而彥章氏首信彥之章不敢暴是氣而
又得其氣養也故能處富貴而不淫居患難而不攝則彥
章氏之用是氣又豈北宮孟舍之雄匹夫者可以同日論哉
養之充也無一日之餒雖聖人之能事不為難彥章聞予
言而喜曰大吾養浩者先生之言也請書諸室為記且有
以告人之疑吾夸者云

書聲齋記

余客淞游亭林壽所謂野王讀書臺者已爰為蓬隴化為
草棘去臺之西北十里近為璜溪〻有義門夏士文氏歲
聘文行之儒為子弟師六籍子史下及百氏之書凡數千
卷皆架插下幀為廡西之齋童冠雁次晝夜諷誦聲徹行
路因名其齋曰書聲而求誌於予余聞魯恭王入孔子宮
聞金石聲而宮不壞漢高皇過魯聞絃歌不廢而邑不殘
書之聲感人也如此孔子之武城莞爾絃歌亦為子游喜夏
氏書聲聞于承平之日未為奇也而聞于兵戈格鬭之頃非
一家之曲阜歟吾為吾道在東之慶慶已雖然士之讀書也
內以治身外以治人沉潛其中之所得以究觀道德之微性
命之詣以極夫禮樂教化之著昏於書乎出也豈直務聲
而已哉不然誦習之日積極詠之弗知則其書之有聲聲
於出口入耳者雖工於洛生之詠吾無取乎爾矣士丈尚以

余旹勉諸弟子師師以余言勉諸弟子云至正庚子秋八月初吉記

著存精舍記

璜溪吕孝子曰恒曰恂葬其考君來德公于溧水之原治冢域如法冢前甃文石壇及隧道樹以椿桂栝柏又並冢為精舍以奉春秋祭祀祀必親眂牲器不以屬人倚仰齋慄如親見其先之享者雖歲月去遠為之悲慕不已名其舍曰著存參政周公琦為篆諸扁以記請於余世宜墓祭非古然孔子冢孔里魯子孫世祠其冢不廢則墓祭有其所祖自廟制廢而上冢之禮重乎漢人史傳書以為孝子之榮近代鄉大夫官僻王者而祖禰神明之舍則漫不加意至有即宦上以為家遂棄墳墓千里外過冢上冢者亦罕矣淫昏之鬼則祀之如其先不以為怪烏乎俗之壞而士大夫之不振若是吉有神位主於冢舍時節不失其所祀援古祭義致愛致慤以存著其所不忘如吕氏兄弟者蓋寡矣又懼其易世而著存者替藉恒產以垂其規於遠久俾勿壞豈非世教民彝之在猶有所繫哉是宜著存之可書而吕氏兄弟之事可為録也予方提學傳司禮之廢者將與士大夫講行之吕氏兄弟嘗從予學者也尚以予言力返廟制使四方觀禮者於吕氏乎取法而士大夫之復禮者自吕氏始豈非予之所望乎至正庚子正月八日記

西雲樓記

雲間李氏以西雲銘其讀書樓求志于予予爾家騎鯨公夢長庚而生長庚西方白虎七宿也故名白字太白太白以星言今不以星而雲言何也則亦有說在易之小畜曰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彖曰密雲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雲之積不厚不足以澤物小畜爲卦以風行天上一陰九五陽所畜既寡施何自而行耶西郊之雲施雖未及於物尚往而不可止也故上九曰既雨既處尚德載物德積而施行如上九之積厚而雨降事業蓋未易量也抑余於天人之事有感於西雲者西雲儒而通天之學者也今太白食昴西方事也天狼獨步東南白虎伏而不動九斿掩旗七將斂手懸弧服矢不敢東向而射者十年于茲矣妖氛奪壘壁熒惑守井鬼太陰宿室畢之墟太陽食已未之月亦西方事也下民所不忍仰睇西雲討何出撫髀嘆曰願以先王之學上從六龍以飛庶有以霈洗天之澍於東南也先生姑俟之至正庚子立春日戊戌記

野亭記有詩

雲間沈鉉氏世家爲郊關之外其聚爲溪之上皆壙埌之野於先廬東介披蓁蕪蒔花竹集亭四楹中置文竹榻白木几筆床茶竈棋枰書度雜聚其次皆與一二同志友觴詠其中顏其亭曰野集賢趙公雍爲作篆書之又介吾友陳柏謁余七者寮求記予謂野非止郊外名也聖人嘗以比仲由而又欲從先進之野蓋野而畔數聖人所慊野而勝

華聖人所取銍之野何居銍曰某之野郊外之名耳焉知聖人之去取哉雖然聖人論野為質銍將論野於趣乎趣乎非樂處於壙埌者能知乎唐丞相襄公嘗堂於午橋而名野矣是獻政於朝思野於野豈真知野之趣哉知野之趣莫孟真曜氏魏仲先氏若也銍不敏將尚友於孟魏氏云子避其言又重柏之請録諸亭為記繫之詩曰

孟郊得野趣野有真曜盧魏先得野趣野有野堂居雲間況東氏草衣野夫東屯田可種西壤水可漁門無索租吏家有種樹書野亭開艸樹野具集朋徒試問朝市宅傳舍不須臾朝懸奉鐵券莫死已屬鏤始知野亭野廟堂如不如

野政堂記

淞張中氏海道相門參政公之三葉孫學優而不仕自號一村又顏其所居堂曰野政予過淞中有請曰唐陳弘嗣嘗歎漢王丹之化行農野舉聖人之言曰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弘嗣隱居武山歲辟良田時秉耒肩钁諸田吏餉田畯白露時降新穀既登則崇禮教九族驩鄉黨有媮衣苟食佩刀劍從事乎椎埋胠篋者皆恥而弗為弘嗣氏之化蓋亦不小於丹矣予切慕之故於耕舍扁野政幸先生有以言之予聞中父仲甫公能以孝友理家而中有克以野政相之君子之談政者豈必被三公服坐政事堂發號施令然後為政乎政之出於野者覆優於彼之失者皆官失官而失士失士而失民遂至於失身

其於無莫地也而中之優者無聞於昆弟之言無遺於宗族鄉黨〻之舉姦既於後之嗣而益光於前聞人潔諸執政之失者其相越豈不萬〻乎陳子昂推弘嗣於龐德公鄭子真之流爲作者五人之列若中者吾又將附之於五人者非當歟中謝曰吾志弘嗣敢望龐鄭請書諸舍以警云至正二十年二月初吉記

尚志齋記 有辭

孟子曰志者氣之帥也氣之猖狂暴悖人不得而制者唯志足以制之其闒𩐧衰退不能自立者亦唯志足以率之故又曰士尚志士而不尚志其不爲猖狂暴悖戟而遷闒𩐧衰退靡而沒者幾希矣訓詁者曰尚如尚服尚車之尚蓋尊而主之之詞也然人之志有不一也論者以志道德賢人之志上也志功名壯士之志次也志貴富鄙夫之志其下也然則志貴於尚而志不可以卑之而下也天多岐百出而南卑壹志之趣也萬物俱流尚金石獨止志之定也志失其趣何以尚爲不失其趣然而弗底于定又何以尚爲吾北門之外有青年而好學者曰施用和生長市闤不與其習俱而獨從儒先生游博習文藝脩者履行且以尚志名其讀書之齋予嘗領客歸齋所市聲在門市言在肆而用和秉志弗遷修習於其齋者自如也非其志之不失其趣而底于其定者哉吾知用和之克尚志不卑而下也信矣弟未知賢人壯士之所決何如耳用和曰功名時來則應之人無予我無取也道德者

聖人之能事吾所為志之始而終為者也吾為之文手在顫曰樋我用和推是志以往然而不入於聖賢之域則吾不知也用和出紙叙識齋遂書為記復繫之辭曰氣易我移匪志曷持道雖我志匪志曷之既持其移卒造其至尚其有大於斯者乎

朱氏德厚菴記

華亭縣東泖西其里曰大典有林麓魁然秀北帶乎九山前襟泰川茸泖之流環連璧合鬱葱之氣不沉不越而物有鍾美朱明仲之祖塋實在焉自大父誠父顯忠祖妣沈氏妣丘氏庶母氏氏皆合葬其所明仲既奉大事乎其復土家舍若干楹楫田若干畝命廬冢者掌之以供歲祀事祠曰昭明昭其物也齋曰肅敬敬其事也又所聖人終遠之訓總命其冢曰德厚尚書公泰不花氏既為篆而顏之而又介于韓生奕來請記于為之喟然曰淞國也無高陵燥壤為氏之終管子陵為之終往往人終其親不諸水火則寄諸浮圖氏之室雖衣冠仕族或有不免豈復以先德為念而戒懼於其終與於遠耶間有權力家知治而舍以為薄俗之悖大抵文有餘而敬不足至閟其珠玉華其藏不惟亡益於教自誨人以奸貽神以褻吾不知其為厚也仲明儒者也知聖之教而奉以罔墜終易忽也必慎以存焉遠易絕也必追以屬焉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吾心以之怵惕以之焄蒿悽愴者皆天也吾心之天不沒于是則吾親亦不沒于是朱氏之慎也追也天於己而持以為

訓也天於人朱氏之德吾知其可以惇俗之薄矣柳間朱氏
之先理家以義方為首故每焚香禱天不願子孫富願讀書
而賢仲明又喜聚書不遠千里聘顧師教二子雖盡傾橐
金弗以計其心可以對其先矣而脩德弗勸德益厚而福澤
益潤朱氏子孫其有名世者作矣則其教之力乎立身揚名以
圖其孝之大者以報德厚是在朱氏子孫吾未老尚及見之
以徵予言之不誣也己丑春三月記

碧雲軒記

四明俞南浦氏僑居雲上有才氣而不仕讀書彈於軒一若
無心於世者而聞天下之魁人傑士則不遠道里願納交焉
其所居軒自號曰碧雲嘗得侍制清碧松公所隸古書一紙
而又謁予為之志夫雲天地潤氣也神龍挾之以飛不崇
朝可以雨天下然其倏舒消息不恒有象而變幻者不一
如輪如騎如旗如蓋如流水積石如赤烏白鵠蒼龍玉虹
之狀萬、不可究極自其怒而逝倏而還翩然而飄凝然
而止則人且目之曰閒雲突焉如峰赤焉如火賁雷霆之
之驅第空林樹之僕望則目之曰旱雲至其引而自高於
風塵之表海島之間非煙非雲作為光怪以動盪人目則又曰
御雲綵雲三素五色之稱而碧雲者則五色之一耳嘻天下蒼
生嗣、焉望之作霖以甦枯注涸也其於碧雲也何有乎何
無不知世有長往志登高跳遠俯仰今昔或有凝佇所思於文
際契濶之間者必於碧雲以見之南浦氏不仕而有高世之志

而又喜交天下之魁人傑士其悠然之意不在是乎抑于聞南浦有道術二十八宿在胷塞者時出而化為麒麟鳳凰蛟龍貔貅狐狸烏雉之物遊戲碧雲光怪中為人談天下之吉凶悔吝聞之者推為神人則知南浦之碧雲非塊然天外物也今之士有食入之食而怠若事惟便利其私圖自胃誅墜穴國而不知天雖及焉又有奮艸萊自鬻大言亡治狀冒濫珪組以充臨具者其紛起未已南浦氏見之其亦俾二十八宿飛而語之於碧雲萬仞之下其可也南浦笑而援琴於軒曰吾目耳送吾雲矣焉矣焉知許事

松月寮記

去秀之西門外州里所其聚為濮市濮公子仲溫氏之世居焉居有前後郎第義庄塾以教養里之才子弟仲溫自幼從師學明經既通尚書後學易又從余學春秋兩充鄉試連不售適又丁時變遂去道士冠裳尋山澤間欲挈妻子為鹿門之舉事未遂則闢寮一所植松數章高秀蒼古若深山木客之出在市㕓仲溫與之俯仰嘯詠若友焉天清氣明月在松嶺仲溫彈獨絃琴松下琴餘讀道書作遊仙吟不知身世在黃㕓市在白玉宮闕也遂以松月道人自號雲間盛懋氏既為圖之而又寄自作松月詩一解於余徵文以為記予為論積陰之氣者而久者在天為月麗月之清于物之秀者在木為松桃之得於月也清而妖柳之得於月也清而盪梧之得於月也清而樓梅與竹之得於月也清而癯惟清而秀秀而已野者松之得月以此然得松月之得而見諸名人

者自唐常建後未聞其人焉建之詩曰松際露微月清光應爲君嗜此建之得於松月者未易與俗人道也去之五百年而仲温氏復得見之得而其詩有曰丈人夜開關涼月在松頂此其得於松月之得者奚減建也哉嚮使仲温氏蚤時登宮或至五年十年即不離不過汝趨隸惟以奉所氏志不違直而性先有損其及人竟兩泰哦松哦月而有得哉嘻仲温氏之彼此矣得其有能辨者已書諸齋爲記至正十三年七月七日七者寮諸吏記

有竹人家記

安易韓君諾築室於所居之洛鵝沱上左右皆植竹自顏其堂曰有竹人家一時名士大夫咸擇行輩文其人至或載酒酒肴以祗其所吳興趙雍爲作小篆之書又爲作人家有竹之圖余既賦詩圖之上復遣書再四以記請宋蘇公軾曰不可居無竹無竹令人俗至拄杖尋門尋有竹人家吾不知有竹之家皆能真有其竹而免於俗者不也嘻公之得在竹耳固不計人家之俗不俗之能有不能有也今韓君之家自命曰有竹吾知其能有竹矣一妄庸夫曰有竹居而竹不爲有有也吾試詰其所有則譾言曰吾擊竹而歌不啻擊珊瑚也披竹而笑不啻披琅玕也箪筠而卧不啻茵虎豹煮萌而食不翅鹿羔豕也嘻有竹如是夫人而能有也吾觀韓君虛中抱道有竹其心貞標絶俗有竹其性善建不撓有竹其本離立不亂有竹其明德音協鳳凰或思沾霜霜又有其應律

之聲格瑞之靈也韓君之有竹若此其亦異乎人之有者乎不然韓君之家與妾庸人者同曰有竹而竹不為其有也雖渭川千畝之富徒以等燕秦之栗林齊魯麻枲而已耳竹有於家々而家又何有於竹哉然則韓君之有竹不徒在其家也詒矣書諸室為記至正十三年九月十二日

春遠軒記

余曩居會稽於清明之春登秦望蓬萊諸峰望數千里廣輪際海而止一鱗介一條綠與多人士女靚裝麗服生長太平山川間欵有荒陬遠鄙之閒因憮嘆春々之遠後計偕上京師得歸遊覽度居庸陟龍虎臺下視齊魯晉宋荊秦吳越之虛民物熙然如在春臺了者無畔岸余後嘆春之尤遠殆與　皇元教同一遠也自淮汝兵興南北旌旗相望於千里百里斥候之次給繻而行即抵牆壁思昔之週四方躋八表窮目睇之力弗既者不可得已雖然不遠者提封之迹也一氣為春者豈不遠哉知春一氣之遠則心之有春者未嘗不與之遠也雲間鍾和伯溫築室千山之東巖顏曰春遠請記於余甚亦有感於今日之春而不許其地之遠近者歟不然杜少陵嘗言春遠矣何獨於柴荊見之歟是為記至正庚子五月朔旦東維叟書史者李忠介公榜賜第二甲進士今奉訓大夫江南等處儒學提舉楊維楨也

春水船記

滄水主人杜年梓于海晚家居結樓滄水之上蓬然若舟海

水時抵階下放目樓上一白萬頃人眠其蓬然者一葦耳因命
曰春水船主人垂釣于枕濯足于床波與天上下渚鳧汀鴈
之相困依不知船在水耶陸也酒酣仰卧其上家童數十善
為超人擁楫之歌主人又自歌小漆為舉足扣舷以節之水光
天影飛動几席韻聲與潮汐作殷殷在足底滄洲仙有鶩淩
風舸以徼水如箭者彼徒以舸為舸而未知若居之以不舸為舸
也以為舸則未嘗去家以為居則書有行也朝吳編莫越
戶心無造而不可又孰知吾船之纜之而住質之而走也昔有太
公嘗以漁釣欺天下而天下旋知之其舍魚也欲蓋而彰也
嘻以為非漁則持竿五十年矣以為真漁則未嘗得一漁焉嘻
太公固得於漁不隆之間者客詰主船以為真船則居陸以為非
船非若笠之前皆漁樵推罵之地云知吾之在樓非長乘舴艋
也今夫天一大舂水地一大船也人在不悟〻者必在船之外吾悟
船獨不在外也嘻此不可與家人道也春水如天船在天也
水耶而況在樓耶認吾船在樓又何異認劍在舟刻耶其
扣舷之歌曰滄之水兮如天叶滄之星兮如船叶水涵天兮
以舂船之載兮薄夫天津索吾船於津之表兮吾得與泰
初而為鄰客和之曰若有人兮舟為家叶着土不住兮蒼空
不驅泰如我海兮鴻臚我潮吾不知貫月槎之徒兮夫倪舟
之徒歟主人為汝南殷德人氏客為鐵籧道人會稽楊維
楨也至正十年三月三日記

松月軒記 有詩

積陰之氣清而久者在地為水在天為月也木得水而清之
象滋焉得月而清之氣麗焉月一也木之麗其清者其材品
則有不能不異者也桃之得於月也清之而妖柳之得於月
也清而蕩竹之得於月也清而臒梅之得於月者清而孤
荼蘼海棠之得於月也清而怨惟清而楚而文秀如松之得
月以此吳郡西門之外其聚為吾闔閭之間天差王夏駕之
所也吾方大佑成艤焉為積居之家者比比耳獨吾鄉人吳
彥昇氏居不離市而門有散地數十弓上有青松數十梃
高秀踈朗若深山客將儔挈侶出飲乎市而盤礴于此也
天空氣清月在松頂彥昇或領客坐松下仰見闕槫根株
盤而玉兔向人世斧斤不可斷已而顧影在地藾藾在空
鈞韶鳴而龍鸞舞也不知身在此玉闕中黃塵市諠有得
於松月者名於其軒少蓬李公嘗為圖之大蓬泰楚公又
為篆額之而又求文於予予以素里閈重違其情而彥昇之
人品才氣可以仕而不仕者與夫尊師樂友化龍斷之俗
翁然於禮義之趨者又吾之素與故為之記且復哦以詩
曰文人愛青松手植西門內風聲度玉笙林影翻朱鷺仙
鬼夜讀騷衣客秋吟句文人燕坐餘海月生東樹

水竹亭記

吾里白湖方義門子弟咸秀傑名仕版而予泳道父其尤者
也始泳道未遇貢舉時實以才志自奮於京師貴人咸品
之連延譽 上所即被内選出司牢盋民奏最典大縣細

滿歸拗水竹亭先盧奉親之暇出與賓客接幅巾野服命
僮抱琴尊之事所相與把酒說詩 父爲事窮亭海速一不
以儕意一時文章家多爲記詠焉既克又素敘引於友人
楊維楨維楨嘗聞其論曰某讀南史書稱會之不必在遠譬
然於朱即有豪濮之趣未嘗不嘆以爲 闕閱豪族大官
攜千金買住園池崇美屋々其中育以珍禽奇獸樹以名
卉異木論其一時侈盛卒息俟之甲第無以喻其雄河陽梓
澤之形勝無以喻其浥也然欲求一日之安於是不能得也
故予一亭買甚約規甚素取諸水竹者甚廉而其適安之
樂自謂過之不倍不翅也人有志於適安者不敢如是耶余
以泳道之言似矣又將有進於是者何居夫高上于楚以艸
木水泉驕其君而不出者猶者之爲也既得志而患失之退
以窮猶者之樂以爲樂又媮者之爲耳媮與猶皆中行所不
與泳道於道務中行則猶與媮不足言泳道者今天之散也
有雨之德焉積而厚也有負戴之功焉君子觀於水也思夫
施於物者竹有貫歲之節不易地之性焉君子觀於竹也
思夫貞一於己者若是則泳道之登高也取諸物以贊乎
也以及乎物至矣又豈徒艸木水泉之流云乎郡泳道尚竹
余言澤之以爲何如也

東維子文集卷之十六

426
12
3